

44 萍踪简讯 118 期目录

(点击选取文章)

编号	题目	作者	原页码
(一)	本期主题一日寇侵华时期我的逃难经历:		
1.	从北平辗转逃难到重庆	云希敏	5
2.	战争期我的经历	齐璧琴	7
3.	逃难	梁国培	8
4.	忆旧	陈 豫	14
5.	逃难记	李 珩	22
6.	苦难的经历	郑世德	24
7.	国难! 家难!	祁延爽	26
8.	逃难再逃难	徐紹原	28
9.	颂南开	金蕴华	31
10.	逃难的一生	梅仲力	32
11.	逃难、流亡二十年	李汉浩	34
12.	我是怎样进重庆南开中学的	吴锦瑛	41
13.	抗战期的流亡学生	朱 正	42
14.	我怎么会进了南开呢?	茅以华	45
15.	我的逃难历程	黄拯民	46
16.	我是怎样逃难去重庆的	胡燕鹏	47
17.	迁校流浪散记	管 珑	49
18.	耄耋絮语	管 珑	49

19.	往事	梅庆奎	54
20.	南开给我第二次生命	俞寿颐	56
21.	往事悠悠难忘怀	喻娴乐	58
22.	柏溪梦	丘第荣	63
23.	正告日本政府	李峻量	66
(二)	级友与级友亲属动态:		
1.	烟、沪、宁行	李汉浩	73
2.	2010年9月的一些活动	郑世德	84
3.	我的病况和处境	云希敏	88
4.	重回六十年前的宿舍	陈 豫	89
5.	北京联络组简讯	郝秀真	90
6.	报平安	综合信息	92
7.	盘点2010年	黄拯民	94
8.	我的近况	余永年	95
9.	庆新年、贺新春	李淑琼、戴宜生	96
10.	新老残游记	李峻量	98
11.	朱大哥，你好！	赵予秀	101
12.	朱大哥	陈文恕、郎雯	102
13.	歌曲：聚餐会上快乐多	郝秀真	103
14.	从一滴水看大海	蔡 恒	104
15.	网上金蕴华	资 料	107
(三)	讣告与怀念:		
1.	讣告4则		113
2.	怀念：		114
3.	步相走好	郑世德	115

4.	第荣兄转步相兄夫人	刘鹤守、邢淑洁	116
5.	陈永江孙女到南宁	祁延爽	116
6.	沉痛的心情与感谢	蒋维敏	117
7.	广西有南开	丘第荣	118
(四)	119 期征稿启事:		119
(五)	其他:		
1.	44 萍踪年度账	周月华	120
2.	级友与亲属通讯地址变更		121
3.	“好消息”与编辑小组成员地址		121
(六)	编者的话		123

[Close]

《四四萍踪》 118 期

老校长张伯苓诠释“允公允能”校训

——摘自谭成章校友访问老校长

1

1948 年初，南开校友谭成章，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访问张伯苓老校长，问及南开“允公允能”校训含意。老校长说：“允公者，爱国爱群之公德；允能者，服务社会之能力；合在一起就是：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我们南开培养的人才，就是要两者兼备。”

(一) 本期主题 —— 日寇侵华期间我的逃难经历：

从北平辗转逃难到重庆

云希敏

七七事变我正在北平，考完了市立第五中学，等待发榜，当时考五中很不容易，要有贫寒家境证明书，报考 1500 多人，只取 100 多名，我很幸运，榜上有名。当时战争已打响，市内比较混乱，我住在亲戚家，叫我赶快去天津，说我家逃难到天津了。七月二十四日我坐最后一列火车到天津，和家人挤住在英租界小河道德聚里，五中发了入学通知书到乡下家中，我父亲扣下通知书，没有叫我去上学。在天津闲住几天，七月二十八日站在马路上，看见敌机轰炸南开。敌人在乡下非常残暴，杀人不分男女老少，一杀一户。我祖父觉得租界地也不保险，想把我送到南方去。恰巧有同乡去四川，于是托他们把我带去（家里在四川有商店），名义上是让我去学徒。

1938 年 5 月，从天津乘怡和号海轮（英国船）去香港，连我八个人、睡三等舱、小房间、四张床、上下铺。沿途停靠青岛等港口，海上遭遇大风浪，很多人都呕吐，伙食特别好，大鱼大肉，可是谁也吃不下。大概经过八九天到达九龙。上岸，吃了一顿包子，是内地五倍的价钱。接着乘火车到广州，住了一夜旅馆，第二天早晨到车站等火车。太阳刚刚升起来，遭遇空袭警报，每人扛着一个行李卷跑出车站，把行李堆在马路中间人散开。我守着行李卷，一个戴红袖章的警察说普通话，劝我趴在行李下边，不一会儿听到轰炸声，随后解除警报。大家一起挤上火车，停停开开到武汉。好在有同乡代买了船票，坐、卧在轮船甲板，溯江西上。几天后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住在都邮街同乡的商店里，总算到了安全地带！

我本家三叔和四表叔在重庆工作，一起来看我，共同商议不要我学徒：人参、花旗参几十种东西，花半天时间就认得了，有什么好学的，还是念书好，于是决定我上学。恰逢重庆南渝中学暑期补习班招生，我进补习班学习，随后考取南渝中学初中一年级。我就是这样：从北平辗转逃难到重庆，进了南开中学。

云希敏 2010.10.24

[\(回目录\)](#)

战争期我的经历

齐璧琴

1931年（九一八）日军侵犯东北发动攻击，当时我才5岁，恰好随父母在沈阳准备去姥姥家，凌晨听到枪响不知何故？出来看见胡同内有拿枪的日本兵站岗。父母知道情况不好，收拾点东西我们就往火车站走。一路上看到许多日本兵在赶我们中国人，边赶边骂。火车站的人很多、很乱，没有正式客车开行，只有闷罐式货车。我们只好登上这个货车，坐在上面看见日本兵还在站台上，不断的赶人、骂人。不久火车启动渐渐开出山海关，出东北进入河北，总算逃出战争范围才感到平安，我们到北平车站下车。这是我经历最早的一次日军侵华战争，所以对日本侵略者一直怀有恨心。

1937年（七、七）战争开始，当时家住武汉，我小学尚未读完，怕日军打到武汉，随父母和小妹妹，从汉口乘船到重庆，人多没有能够进住船舱，只有在甲板上过夜。到了重庆住在一家书店楼上，条件差，母亲因劳累过度，不久即生病。父亲把她送到医院，没有床位只好在走廊上。我当时在重庆读小学六年级，回家后父亲告诉我母亲住院，但因为是传染病，不能去医院看她。不久父亲说母亲去世了！我幼小的心灵感到非常伤痛，觉得为什么有病就治不好呢？自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医，要能治病救人！

小学毕业我考入重庆女师附中，因战争原因，迁到四川江津县白沙镇，躲过多次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1941年我考入重庆南开中学高中，1944年毕业，考入迁到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也少了，这一段时间，没多感到战争的火药味。不久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总算渡过来了！

[\(回目录\)](#)

逃难

（1937年冬—1938年春）

梁国培

（一）

1937年冬，日寇逼近南京。我的父亲因家业难舍，乃把我托付给马家伟表舅，跟他逃难。

他带着妻儿、侄女马苏吟、外甥女殷梦驹和我、李静安表叔和他的女儿艾华一行8人，从芜湖仓惶

渡江，随着逃难人流，徒步（日行 60 华里）奔往合肥乡下苏吟表姐的一个同学家避难。租了房子住下。

合肥乡下的物价特别便宜，猪肝没人吃，红糙米做出饭来香喷喷的，特别好吃！大人们以为进了桃花源啦！谁知道这个地方民风刁悍，农匪不分。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深夜，几个“强盗”闯进我们住屋，大肆抢劫，掳掠一空，连老妈给我的那四块大洋活命钱，也未能幸免。

劫后余生的我们，被乡公所安排在一座破庙里暂住，泥塑鬼神的狰狞面貌，吓得我睡梦中几次惊醒！几天后，乡公所发给我们难民证，每人身上挂着一个难民条，一行八人以难民的身份离开合肥，逃向郑州。虽然到过合肥，可合肥什么样我毫无印象。直到工作之后，去安庆石化厂出差，要从合肥中转，才看了看包公祠和逍遥津。对于包公的公正廉明，我久存敬仰；逍遥津古战场已成为大家游乐的公园，战争与和平的转换意味深长！

（二）

我们现在是难民，坐火车不要钱，但不能坐客车，只能坐货车，火车站把我们安排在一列货车上的敞棚车里，这辆敞棚车原来是运军马的。上面是青天，下面是裂缝，冬天的寒风随着车轮的滚动，肆意地撕去了我们身上的暖气，冻得一行老小浑身发抖，可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到了郑州，我的两脚长了 10 个冻疮（左脚 8 个小的，右脚 2 个大的）。在静安表叔的亲戚家躺了一个月。才慢慢地能下地走路。艾华长了一头虱子，只好把头发剃光了，成个“小男孩”。

静安表叔的亲戚也姓梁，他的女儿叫培珍，儿子叫培寿。和我的名字同有一个“培”字，因此感到特别亲！同时看到我一个小孩孤身逃难，也可怜我，对我很好。过年了，大家忘了战乱，围着饭桌玩起了“状元筹”，很开心！这个游戏的内容和玩法，我现在全忘光了。

日本飞机来了，我和培寿就跑到黄河边上的战壕里躲起来，但又抬头看天上的飞机会不会空战？春天来了，日寇沿陇海路西犯，郑州危险，家伟表舅又带着我们逃向武汉，告别了郑州。

建国以后，通过艾华和培寿一家又联系上了，他们家在西安，老母健在，他也儿女成群。培珍姐同样也成家立业。我女儿梁音在西安四医大时，和他们家常有来往，“奶奶”对梁音十分喜爱，临终前非要见梁音一面。现在培寿已因病去世。培珍姐仍健在。

（三）

到了武汉，艾华的妈妈找到了静安表叔父女，便离开了我们；苏吟姐也去菲律宾投奔她表姐去了（做了教员，建国前曾回南京探亲，建国后病故于菲律宾）。家伟表叔一家带着梦驹姐和我，在武昌大同路吉祥巷14号租房住下。（如今这个地方在网上仍能查到，可已成为商业区）。家伟表叔怕我年纪小，找不到家，让我背熟这个地址，7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它。还记得房东一家是医生。

安定下来，家伟表叔把我送进武昌九小继续读六年级。这个学校很正规，就在蛇山下面，山上面不远就是黄鹤楼，课间十分钟就可以跑个来回。印象最深的是鹅字碑，传说王羲之喜欢鹅，看到农家有只鹅，他想买，农妇不肯，提出只要你能一笔写出鹅字，我就把鹅送给你。王羲之想这个好办，然而他写了很多次，也没办法一笔写出鹅字来！最后，他只好把“我”字写在“鸟”字上面，可那一点怎么也没办法用一笔联起来！他一气之下，“飞笔点鹅”。这个“飞笔点鹅”的石碑就树在黄鹤楼前。至于他是不是拿到那只鹅？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处印象深的地方是半山腰的陈友谅墓。那时候年纪小，只知道他是被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打败的“大汉”皇帝。我们每次上下黄鹤楼都要从他墓前过，墓前有“三楚雄风”牌坊，墓旁有双亭，我也不细问这段历史，看看而已。

湖北学生爱欺生，我刚到学校时受欺负，我起而反抗，拳头下面出真理！我一次打倒了两个比我大的同学，从此受到欢迎，让我参加小足球队，担当“二门“，（现在的后卫），还在比赛时几建奇功，受到大家的赞扬，在同学间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我去的地方还有首义公园，它建于蛇山西端南麓。东起文庙，西至水巷，北止陈友谅墓，南临大成路。首义公园是为纪念辛亥革命而修建的。1924年建成，以后陆续建黄兴铜像，中山纪念碑等，此公园是武汉最早不收门票的公园，所以我能常去玩。只记得黄兴铜像，其他就印象模糊了。我在武汉时，这个公园包含整个蛇山。

蛇山位于武汉长江南岸，绵延蜿蜒，形如伏蛇，头临大江，尾插闹市。于汉阳龟山隔江相望。长约1790米，宽约25-30米，海拔85米，山上古迹甚多，名胜也不少。我好像都跑过，但现在都忘记了。

武汉人喜欢“过早”，就是不在家吃早饭，到街上去买早点吃。我早上都是买个面窝，边吃边往学校跑。这是武昌老百姓最普通的早点，它始于清光绪年间。其实，面窝并不是用面粉做的，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面粉，而是用米浆加一定比例的黄豆浆，再加葱花和细盐，炸时用的铁勺子（模具）直径约5寸，四

周下凹，中央凸起，炸面窝时，把面浆倒进勺里，在中间刮个洞，然后下油锅炸，下凹处因面浆多，所以肥厚，上凸处面浆少，所以薄，炸成后像个园圈圈，吃在嘴里，酥，脆，软三种感觉混合，特别好吃！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味道。武昌最有名的小吃是豆皮，它创建于1931年。以豆、米浆伴鸡蛋做皮，以糯米为馅，馅里伴上猪腿肉，玉兰片，做成后色泽金黄透亮，外脆内嫩，风味独特，就是太贵！一般老百姓吃不起。只有一天家伟表舅带我过江到汉口去时吃过一次。又顺便带我到中山公园去玩，这是我第一次到汉口，看到这花花世界，比起芜湖大多哪！我第一次看到自来水（芜湖家里是挑水吃、用的），这里人家门口放个大木盆洗衣服，把自来水龙头拧开，让水哗哗地冲淌。在米店门口，我还看见坐着一排排少女，胸前放着一个白色的大瓷盘，盘上铺着白米，她们聚精会神地挑检米中的杂质和碎米（挑检后的白米就以精米出售），芜湖是四大米市，我也没见过米店有这样的精细操作。

在武昌的太平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日寇便大举轰炸武汉。大规模的有三次。1938年2月18日12时，日军轰炸机12架在驱逐机26架掩护下空袭武汉，我空军奋起反抗，经过几次空战，击落日机3架，击伤2架；1938年4月29日，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共39架偷袭武汉，我空军早有防备，经过激战，击落日机21架；日军遭此惨败后，于1938年5月31日出动轰炸机18架，驱逐机36架再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抗击，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空袭企图。中国空军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连战连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懂得害怕，站在街上，仰着头看天上的空战，看到日本飞机被打下来！就鼓掌欢呼！

1938年4月起，日本军队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6月11日，国民党军队“以水挡兵”，在黄河花园口决堤。豫南、皖北5万多平方公里变成一片沼泽，黄泛区与淮河连成一片，使日军无法从平汉铁路南下。然而老百姓也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历时约4个半月。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会战开始后不久，家伟表舅带着我们逃到重庆。1939年春我考取了重庆南开中学，进初一二组，成为44级的一员。

[\(回目录\)](#)

懷舊：一段曲折的經歷

陳 豫

(一) 前言：

回憶一段往事，來龍去脈，時空的背景，當時的情境，不得不先交待一下。陳家在杭州應可算是大族，說來老家原在杭州市旗下孝女路一號，曾祖父、祖父時代喜好花卉，家中約五畝大的庭院，有專門園丁培養四季花卉，每逢重陽數百盆菊花佈滿全院，飄香處處，來陳家觀賞菊花，也是杭州名流墨客親朋好友，一大盛事。父親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就在江浙企業界人士所興辦的浙江興業銀行服務，民國十五、六年(1926、1927)派駐河南鄭州工作。當年北伐軍興，中原淪為戰場，兵慌馬亂之中，父母避難上海，懷胎中的我，就在上海出生，取名陳豫，以紀念懷胎河南之意。及長步入社會，多人誤會，以為我這杭州人是河南人。隨後父親調往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工作，舉家遷往。我小學一年級就讀天津英租界所辦華人學校，當時稱為天津公學，後改名為耀華中小學，迄今仍與南開齊名，為天津名校。1934 父親由天津調往青島創辦浙江興業銀行青島支行，擔任經理，我在青島市江蘇路小學從三年級到念完五年級，家住青島金口三路，半山之上，面臨大海，視野寬濶，風景秀麗。父親性情開朗，喜歡熱鬧，父母時以詩詞會友，往來賓客甚多。當時杭州老家業已分家，原在杭州大家庭就讀的兄姐也都先後接出，大姐接來青島，大哥在北平燕京大學，二哥三哥在天津南開念中學，寒暑假都來青島團聚，可說是父母親一生中最美好和快樂的一段時光。

(二) 面臨戰亂的經歷：

不料好景不常，這年(1937)七月七日北平城郊蘆溝橋日軍挑起戰端，大舉入侵，烽火蔓延，抗日戰爭已無可避免。當時正值小學五年級念完的暑假，家中為了應變，首先將我、姐姐、小妹及杭州來訪的二姑等一群年青人，經膠濟鐵路、津浦鐵路送往杭州。當時祖父一家在莫干山避暑，我等也隨之上山，不久母親也因時局惡化，趕到莫干山會合。父親當時留在青島結束銀行業務。我等則困居莫干山，進退無據。813 滬戰開始，情勢更形險惡，日軍節節進逼，母親乃率子女一行先下山到杭州。當時杭州已不平靜，時遭日軍轟炸。因不知家父今後動向，信息難通，祇能選擇遷往內地避難。循浙贛鐵路經南昌、九江到漢口，沿途舟車擁擠，逃難者衆，時有日軍空襲，深受其苦。在漢口居往經月，得知家父已到上海，當時天津、上海因有英法租界，尚不受日軍威脅，銀行仍可正常營業。家母認為再往內地，接濟困難，生計為艱，乃決定返回上海與夫團聚為要。幸經友人協助，搭掛英國大使去香港專列火車，經九龍、香港再乘輪船去上海，當時我十一歲，逃難旅途，上上下下已可派上用場。到達上海祖父一家及父親均在上海住定，先插班南洋模範小學，英文、數學都不能跟上，小學沒有畢業，為免耽誤學程，就以同等學力考進師承中學初中一年級，沒有受到戰亂逃難的影響而留級。這時已進入 1938 年秋天，大哥在漢口結婚後去成都，就業無着，

回燕京大學研究院讀化學碩士，二哥從長沙西南聯大輾轉投軍參加抗日行列。三哥隨同大姑父潘家去重慶，先讀南開，後由二哥援引去延安從軍，我和大姐、小妹留在父母身邊。從此一家分散，經過再次戰亂分離，兄弟姐妹得以重聚已是各經滄桑六十年後之事，如今回想，實不勝唏噓。

(三) 戰亂中重返天津，家中發生重大變故：

1938年底浙江興業銀行因高層人事變動，以致家父又調返天津分行服務。當時正值寒冬，舉家重返天津，陸路戰場遍佈，鐵路柔腸寸斷，祇能搭乘英藉盛京輪前往，由於天寒地凍風浪大，輪船在塘沽港拋錨一星期方能乘駁船上岸，當時日軍封鎖租界，出入管制，行動困難，物資缺乏，租界有如孤島，銀行業務難為，物價不停上漲，待遇日漸菲薄，所幸日常生活尚無干擾。父母親喜藏書，又結交些文人墨客，以作詩詞自娛，或邀友人高談濶論，以排遣對時局的無奈。我重返耀華學校插班初中一年下學期。1940年我初中三畢業，為全班第二名，總算學業尚能按步就班未受亂世的影響。1941年夏大哥從燕京大學研究院化學系獲碩士學位，前往四川綦江資源委員會電化冶煉廠任職，因携眷不便，大嫂及姪女陳燕則從北平遷回天津我家同住。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舉世震驚。隨即進軍香港、菲律賓、新加坡及南洋各地，引發全面性的世界大戰。天津、上海原受租界庇護，得以偏安，此時亦遭日軍佔領，全部淪陷，局勢惡化，寢食難安。1942年秋季，我高中二年級開學未久，日軍壓迫更甚，收刮財物，徵兵徵稅，日勝一日。當時父母親即有意送年青人去國民政府自由地區。當年十月決定先去上海，再計畫前往內地。離家時父親身體已感不適，誠不知此即為與父親最後之訣別，實為一生中最大憾事。到達上海後暫住大姐家，姐夫朱傳賢也在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工作，當時祖父表示上海還好，可以先在上海念書再作打算。當即入學上海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學校除國文外所有學科均用英文課本，上課極為吃力，又遇到求學的瓶頸。未及兩月，太平洋戰爭週年之日，於1942年12月8日，噩耗傳來，家父在天津因病辭世，家中遭此重大變故，哀痛莫銘，當即隨同姐夫趕回天津奔喪。父親過世時四子二女中僅小妹一人在身邊，經年戰亂有以致之。父親生病起因於重感冒衍生現在所謂的嚴重感染，當時醫藥缺乏，抗生素尚未發明，醫生也束手無策。父親生前為人忠厚豁達，人緣甚好，雖在民間銀行服務，一生謹守分際，奉公守法，從不為個人謀利，受時局影響，通貨膨脹，薪資菲薄，可說沒有積蓄。幸賴銀行同事親友至交鼎力協助，處理後事，時值非常時期實屬難能可貴。謹恭錄母親悼亡詞，以顯示當時淒涼的情景與內心的哀傷：

[朔風吹暗關山路，悵獨雁，驚寒去，海濶程遙誰與渡。沙洲水驛，夕陽枯樹，多少思量處。堪憐景薄桑榆暮，寫到傷心已無句，白首同歸天不許，情緣易盡，夢魂無據，長夜淚如雨。]

父親葬在天津英國公墓，解放後遷葬兩次，最後所遺骨灰存放天津北倉公墓(註: 2004年10月我及內子同璉曾去天津祭拜，2007年遷葬與母親合葬北京郊區公墓)。父親後事料理完畢，全家遷回上海，與姐姐、姐夫同住上海兆豐別墅。戰事日烈，物資缺乏，生活至為清苦，亦不知戰爭何年何時結束。此時淪陷區與自由地區因戰事隔離，大哥與大嫂兩地分離過久，亦無接濟，遂有我去內地讀書同時可以護送大嫂及燕姪女去四川與大哥團聚之議。我高中二年級的學業，就此耽誤下來，可說失學一年。

(四) 入川求學的一段危險歷程：

對日抗戰期間從淪陷區到內地自由地區，並非處處都有激烈的軍事行動，在廣大的國土疆域之中，也有可以來往交通的管道，也存在負責跨越戰綫安排行程的地下組織。1943年3月中我們邀集了數位熟識的親友結伴同往內地，有一位胡老太太為多年朋友，其子在內地海關任職，另一位錢姓大學生，其父為知名農業專家，均前往依親，連同大嫂、燕姪女及年紀十七歲的我，組成五人一夥婦孺冒險團。從上海出發先乘火車到蚌埠，在小旅館投宿一夜，五人擠一室，行李堆滿四處，牀上、桌上、行李上都有人睡。半夜日本兵及偽軍來查房，一度極為緊張，也不知如何應付過去。第二天清晨負責帶路人僱人力車七、八輛，載人及行李，由蚌埠出城，拉過日軍與國軍中間的火綫，所謂最危險的陰陽界，一路上倒也平靜沒人盤查，想係地下組織之功。下午黃昏之際到達國軍防區，然後向界首前進到達安全地帶。從界首到洛陽則自僱平板拉車，男生步行，婦孺可以坐在行李上，行六日始達。沿途久旱，農地乾枯，榆樹皮、榆錢被當地人剝食一空。行經村鎮打尖也僅是綠豆或蕎麥麵，偶有乾煮老牛肉，旅棧也極簡陋。途經田野小鎮也曾看到桃花乍放，景色迥異，心境難得放鬆。到達洛陽後同伙就各奔前程。當時已發現行囊羞澀，所帶盤纏已不敷使用，上海家中及四川大哥處，通訊困難，滙款緩不濟急，所幸大姑父潘益民先生為西安中央銀行行長，遂以電報求援。由於電信落後，等候一星期始有回音。姑父通知洛陽銀行人員到旅館會面，交付旅費，方能由洛陽搭乘隴海鐵路前往西安，途經潼關風陵渡，當時日軍在黃河對岸設有砲兵陣地，火車經過，砲彈可及，故於每天深夜火車不定時加速衝過，稱為闖關車，月黑風高得以平安渡過。到達西安後小住數日，曾前往華清池，驪山烽火台等地一遊。入川最後行程，是從西安搭火車到寶雞，透過大哥安排資源委員會物資運輸處人員協助，搭上運送棉件的貨車，壓縮棉件很重一車祇能裝載一件，因此車上有充份空間可以載人及行李。大嫂及姪女優待坐司機旁前座，不必受車頂風吹日曬之苦，好比當今飛機的頭等艙。穿越秦嶺入川，道路嶇崎，翻山越嶺，彎道特多，事故頻仍，時有所聞。途經秦嶺、漢中平原、劍門關，古棧道，張良廟等等三國演義中所熟知的名勝古蹟，得有機會駐足憑吊，到也人生難得。車行一週到達重慶，見到大姑母及潘大雄表兄弟等，也見到二姨母及袁家麟表兄嫂。在此特別提到這兩位表兄，實因世事多變，大陸解放之時，我的親兄弟姊妹以及表兄弟姐妹多達二十人以上，僅這兩位表兄與我個人，

數十年來未被隔離，不論在台灣，在香港，在美國可以互相通信也有見面機會，此係後話，先在此一提。大哥在綦江資源委員會所屬電化冶煉廠任研究員，該廠以電解方法提煉純銅及純鋁。廠區地處四川南部山區，到綦江後尚需步行或搭滑竿一、二小時的路程，想係安全考慮，遠離日軍轟炸範圍。自從離家(1942-10月)、家中變故、然後風塵僕僕入川之旅，至此(1943-5月)才安定下來，整個高中二年級上課時間不及經月，可說沒有正式上課。為了求學，開始自行溫習功課，以便暑假投考插班生。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為了戰地及淪陷區來川學子求學的需要，特別通融招考高中三年級插班生。1943年8月前往重慶參加南開高中三年級插班考試，與試者約一百二十餘人，榜單上錄取八名，我位居第七。以高中二年級缺課近一年，自修數月去報考，有此成績，應非易事，更是一生中重要轉折的關鍵。今南開四四萍蹤邀稿，希將抗戰期間如何進入南開中學的經過，加以報導，我個人這一段經歷堪稱複雜，特予記述留念。

(五) 後記：

考上南開高三，因高二沒念，數學不大跟得上，常被老師佻老二”K”，所有數學考試祇有高三畢業考的分數才像樣。南開以允公允能為校訓，循循善誘，重視體育與學生課外活動，以全能教育，培養學生。這一年南開教育，對我一生為人處事影響重大。1944年6月南開高中畢業，考大學錄取重慶九龍坡交通大學電機系。隔年暑假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八年，終於贏得最後勝利。交通大學也復員遷回上海復課。為時未久，國共之間，內戰又起，烽火遍及東北華北，有直逼江南的趨勢。1948年6月大學畢業，當時台灣尚屬安定，電力系統也具規模，經函介前來台灣電力公司工作。實習期滿，派往日月潭電廠工作，不久大陸棄守，歸鄉無路，再次與家庭隔離又是五十多年，至此無親無故，單打獨鬥，開始了人生另一階段絕然不同的生涯。

在台灣後續情形，可參考交大友聲 2009-2月第432期：“允公允能，打造世界一流的公共工程專家--陳 豫學長”一文。

[\(回目录\)](#)

逃难记

(丘第荣录自李珩所写“求索之旅”)

李珩

1924年，我出生于湖北大悟县汪洋店，那是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三不管的一个小村，我们的家也就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姊妹11人，我排行第10，因家庭贫困，其中四个夭折了。大哥出外从军，土地革命期间，几个歹徒趁火打劫，冒充“革命”，冲进我们家，不但抢走了我大哥从外面寄回来的钱，还杀害了我们的父亲。无奈之下，为了安全，我们全家就搬到广水，后来又搬到武昌，定居在中和门紫阳湖畔。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湖北省第六小学，我进了这小学读书，进去后才知道，这是湖北省最好的一所小学，省长的、县长的孩子们都在这里上学。老师们穿着讲究的制服，坐着黄包车上下班。我这个穷孩子能进这所模范学校学习，感到很荣幸，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发奋读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成绩都是班上第一、二名，那时我喜欢数学，并提前学习了高年级的数学。在小学时期，有两件事情我印象最深刻。第一，学校让我管学校的小图书馆，我几乎把小图书馆的书，全浏览了一遍，得益匪浅；第二，学校后面是美国人办的善导女中，每天天不亮，我就到了学校，听见那里传来的钢琴声，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美妙的声音，使我如痴如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找了女中的老师，要求学习。她同意了。但每月必须交30大洋。我家9口人，全家每月生活费也就30大洋，那有这笔钱去学钢琴呢！我失望了，因为穷啊！

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飞机空袭武汉，造成很多老百姓伤亡。起初，我还好奇，在门前仰望，第一次看到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但当看到投弹，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机关枪扫射声时，我吓坏了，立即跑到屋里躲着。当时长兄正在上海抗战，二哥在南通读书，曾经和我们失去联系。武昌家中孤寡8口人，由读初中的三哥带着又跑到广水，在那里住了数月后，大哥来信说这里不安全，随后我们又逃到重庆。全家老小坐着小船逆江而上，走了好久，一路上，看到水中漂浮着尸体、行李、木箱子等。显得一片凄凉！那些尸体肯定是难民的尸体，不知他们从何处来，想到何处去？他们的亲属是否也一同遇难了？或者还在另外的地方？这将是永远不解之谜。那些行李、箱子必定是难民们最必须的用品，没有了，他们将怎样生活？也许它们的主人也遇难了？这一切都淹没在滔滔的江水之中，付之东流了。想到这些，心中真难过。啊！祖国，我的母亲！你怎么这样软弱，被东邻欺凌到如此程度！半壁河山变色，同胞被屠杀，我们的土地比她们的大甘多倍，人口也多好几倍，是一个巨人，应该屹立在亚洲的东方！

到重庆后，不知为什么住在了离重庆有30里路的沙坪坝，我们住在南渝中学斜对面的破房子里，房子的墙是用竹子编的，外面糊了很多泥巴，孤独地屹立在那里。当时沙坪坝只有少数住房和一所南渝中学。（即后来的南开中学），学校的校舍很好又高大，当地流行一句话：“生得乖，读南开。”所以是很令人向往的。于是我就下决心投考这学校。虽然我高小毕业还差一年，逃难又耽误一年，但经过艰苦准

备，运气也好，竟然考取了。

[\(回目录\)](#)

苦难的经历

----从上海逃难到重庆

郑世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上海的租界也不是世外桃源了，日本军队进入后，我感到做亡国奴的耻辱，而我的父亲在重庆工作，日本飞机经常轰炸，他的住处两次被毁，我很渴望去重庆，和父亲在一起。当时我念高中一，十六岁的小伙子，也不知天高地厚，那时我的二弟13岁，小弟10岁，还未成年，我自以为已经是成人，鼓励母亲去重庆。做为家里在上海的男子汉，要为全家团圆挑重担。

那时入侵上海的日本人鼓励市民回乡，日本对美国 and 英国宣战后，在中国战场的力量减弱，有的地方由汪伪的和平军管。我们不能说去重庆，就说去绍兴乡下，打了去浙江的路条，每人两件行李，从北站乘火车到杭州前的小站--艮山门下车，步行到钱塘江边的一个小镇，和我们的带路人见面，他是跑单帮的，付了买路费带我们通过汪伪军管的分界线，送我们到金华，已经是到国民党管区了。这段路现在火车只要2小时，当时我们艰苦的走了4天。在农民家睡草堆，吃没有油水也没有盐的菜，人都感到乏力，还给伪军要走了不少日用品东西，总算平安逃出了沦陷区。在金华就打听去重庆的路线，给我父亲发了电报，等了几天也没有回音。那时有消息说：日本可能要发动打通铁路战争。金华是不能久留的地方，我们就从金华到江西赣州。正在一筹莫展。行囊羞涩的时候，我二弟发现有挂资源委员会招牌的卡车经过，就去问他们能不能联系我父亲？正好我父亲就是托他们沿途找寻我们的。那时的电报，电话根本不通，如果不是幸运的逢到他们，我们的前途是十分艰难的，所以我们都说二弟立了大功，把我们一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确定了去重庆的路线。沿途有我父亲的朋友帮助，虽然那时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危险，路程遥远，但我们去重庆的目的在一步步实现。我们从4月初离开上海，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那天我到重庆长江边的海棠溪，遥望对岸的朝天门，我像朝圣者那样，五体投地，对抗战的英勇首都敬礼！大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做为中国人的骄傲！

结束了几千里的苦难历程，为恢复体力，休整了一番，开始准备考试。我很幸运的考取南开中学高

中二班，我没有想到：在抗战时期重庆有这么一所完美的中学。她给了我最好的教育，是我要终生感恩的。70年前的这一段经历渐渐淡忘，但我是不会忘怀的！

[\(回目录\)](#)

国难！家难！

祁延爽

我家可谓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是我父亲的座右铭，父亲自己爱读书，同时也要求自己的子女奋发读书，努力成才。我们兄弟姊妹六人，都受到高等教育。父亲是位爱国教师，地理学学者。抗战前在济南师范及济南第一高中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非常不满。1937年初日寇日益逼近济南，学校停办，无书可教，他虽精通日语，但坚决不为日本人效劳，不甘落入日本侵略军的手中，不惜年逾半百，子女尚幼，毅然抛弃一切家中什物，携全家简装南下，投入到流亡、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去。

1933年大哥清华大学毕业，受聘于原中央研究院工作，抗战时迁至长沙。大哥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常受到抗日救国和共产党进步思想的熏陶，在长沙工作期间接触了些共产党进步人士，接受了些马列主义教育，从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抗战救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毅然决定舍掉自己心爱的专业、优厚的待遇，告别亲爱的父母妻儿，奔向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新疆工作，并改名为祁天民。1939年12月殉职，为“新疆死难九烈士”之一，年仅29岁。

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大嫂和襁褓中的婴儿，一行五人从济南到徐州，又乘火车到武汉。在武汉与大哥匆匆见上一面，大哥即回长沙去了。我们住在狭小的旅店里一个多星期，天上不时有敌机来轰炸。在这诚惶诚恐的日子里，等待去重庆的船只。好不容易买到了几张统舱的“船票”，铺上席子，大家席地挤在一起。到达重庆时，二哥、三哥先我们到达重庆，已进入南开中学高中读书，两个姐姐离开济南，到西安投奔她们原就读的学校。

1938年初，父亲受聘于南开中学任教，同年暑假我考入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1939年由于父亲携家逃难、奔走求职、生活拮据、积劳成疾，在南开中学仅仅任教一年多时间，就患病辞世了！当时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极端困苦。二哥已考入中央大学公费，可以继续读书。三哥只好辍学，在同乡的一所印刷厂当小工。我在南开中学学杂费全免，我们家从津南村迁至乡下。家中微薄的积蓄亦已用完，母亲替人家缝补浆洗衣裳，低微的收入贴补家用，还有父亲生前的朋友及学生赞助些，以此维持生活。不久大姐大学毕业，在西安附近的一所中学任教，接济家中。但时隔不久，大姐体质虚弱，患肺结核，病死在重庆乡下家中。此时家中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真是国难！家难！叠加。

1940年二姐大学毕业，找到份工作，她那稚嫩的肩膀，挑起了负担全家人的大梁，不久二哥亦毕业了，在中航任职，我们的生活才算松了口气！三哥也恢复了学业。

[\(回目录\)](#)

逃难、再逃难

徐紹原

我 1926 年夏天出生在烟台玉皇顶医院。我父亲 1925 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同年与母亲完婚后，即去此医院工作。我满一岁随父母返回沈阳老家，父亲开诊所行医，母亲操持家务、教育孩子。到 1931 年，我已有了两个弟弟，一家五口过得平和安祥。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以及众兄弟姊妹也都住在沈阳附近。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很兴旺的。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上我们尚未入睡，忽听好像打雷的响声，接连多次。父亲随即分辨出不是雷声，而是炮声，日本军队在攻打沈阳。父亲让孩子们都靠墙边睡，以防万一。第二天早起后，我跑到二楼，打开临街的阳台门，看到马路对面官银号（银行）大门两边各站着一个手端刺刀、身着黄军装的日本鬼子兵。家人赶紧把我拉进屋内，关紧楼门。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亲眼见到的日本鬼子兵。

父亲不愿在日本占领下生活，不做亡国奴，决定全家离开沈阳，进入关内。一个多星期后，父母亲带领三个孩子（我五岁、大弟三岁、小弟不到一岁），携带随身行李坐火车到北平，开始了第一次逃难。当时逃难的人很多，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孩子们睡在硬座下的地板上。我至今记得车到塘沽时，能从车窗看到岸边海中的帆船。到北平后，暂住亲戚家。记得是一个大院子，有许多枣树，秋天的落叶满地。小孩不知愁，还在树下玩耍。

在北平住了不到一个月，全家动身去济南老娘（外婆）家。两个舅舅陪老娘住，地点靠近教会和齐鲁大学。母亲三姊妹和舅舅从小受到一些新思想的熏陶，见识较多。当时山东妇女缠足的很多，但我母亲姊妹三人都是天足。此时父亲在积极找工作，最后决定去滕县华北医院。院长是父亲在齐鲁大学的同学。1931 年底，全家搬到滕县（现滕州市）。父亲作内科医生。至此结束了第一次逃难，全家开始了正常生活。滕县是山东的大县，民风淳朴，物产丰富，靠近微山湖，盛产鱼虾，瓜果蔬菜，品质优良。全家在这里度过了近六年的平静生活。我也从教会办的学前班读到小学五年级。但是母亲却因逃难后的劳累，腰椎出了毛病，卧床不起。日本鬼子把整个东北拿去，变成“满洲国”，还不满足。更想并吞全中国。终于在 1937 年发动了“七七事变”。十月间鬼子兵已经进犯到了济南。离滕县只有 200 多公里了。我们的平静生活又被日本鬼子搅乱。父母亲决定率全家再次逃难。放弃六年来重新经营的家园，母亲拖着病体，和全家一起带着随身行李离开滕县。这时我尚未念完五年级上学期。10 月下旬坐火车南下，经徐州至南京，原打算转车去南昌叔父家，但交通阻塞，在南京等了近二十天未能成行。最后决定去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重庆。这时父亲和二哥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要去西安工作。于是我们全家和院长一家，搭乘红十字会医疗队，运送医疗器材的运货敞车西去。车上盖着帆布，我们就坐在车厢空地的帆布下。列车从南京开到徐州，再缓慢西行。途中要给客车让路要躲警报，车行多日才到郑州。我们在车站告别了去西安工作的父亲和二哥，乘火车去汉口。汉口到宜昌的船票，人多难买，又要躲敌机的不断空袭，等了二十多天才成行。到宜昌后等船的人更多，轮船票根本买不到。最后找到一艘运邮件的大木船，才得成行。这时已近一月末了。木船舱下装大邮包，我们睡在舱板上，顶上则是竹编的顶篷，四面透风。这时是冬天的枯水季节，又逆水行舟，相当困难。没风的时候，不能扯篷（张帆）（船上禁说帆，与翻同音，禁问还有多远），船夫只得上岸拉纤，过急流险滩，拉纤相当吃力。为了减轻负载，我们也上岸随行。纤夫喊着高亢的号子，弯腰奋力前进。当时我们听到的是真正的川江船夫号子，也看到了拉纤船夫的劳累艰辛。行船须根据水流，有时要摇橹过江，到对岸拉纤。这时船夫在橹前一字排开，手握橹柄，口喊号子，脚拍船板，努力划向对岸。难得的顺风天最令人高兴，船夫们扯起风篷，喊起呼风的号子，由风力推船前进，人可以少劳累了。

川江枯水季节，滩浅流急，一不小心船被撞漏，还得靠岸修理。都是耽误时日的事。日子就是这样数着过去。从宜昌过三峡，经过沿岸城市，都有我们在两岸徒步行走的足迹。尤其是过三峡，拉纤都在半山凿出的纤道上行走，很是危险。母亲也忍着病痛时刻为孩子们的安全担心。目的地渐行渐近，历经 41 天，终于在 1938 年 3 月 8 日到达重庆。这段苦难的历程也终于结束了，我们高兴极了。下船后随即去往南温泉，住入我的三姨父为我们事先租好的房子。他家先我们一年来重庆，也是有预见的人。他就是我的表姐吴光锐的父亲。至此，我家的第二次逃难算告结束。但是，苦难的日子并未到头。日本侵略者还在祖国大地上肆虐。这是同学们都亲身经历过的事，留待大家共同回忆吧！

2011.1.3.于 Austin

[\(回目录\)](#)

颂南开

——我的黄金时代

金蕴华

抗日前后共八年，松沪战起回故乡。

栖居诸暨农村家，无处就学养蚕桑。

金华火腿家家制，稻花千里菜花香。

清溪水旁捉石蟹，毛草山头晒太阳。

闻得鬼子很猖狂，惦念父亲在前方。

旋随父亲撤武汉，瞻仰武汉江汉关。

五口通商已收回， 通关快艇检疫忙。

哪知武汉不能保，西经三峡上巴蜀。

天府之国物产丰，柑桔一元三百多。

家住重庆青年会，四维小学把书读。

不料日机狂轰炸，紧急疏散沙坪坝。

转入南开读初中，一直读完高中二。

校风高尚教学好，八字校训谆谆教。

奋发图强贯终生，严格之风惠子孙。

威武不屈有骨气，胸怀坦荡心无愧。

解放以后回祖国，直至今日仍向前。

南开歌曲常常唱，四四级友常交往。

略书小诗以共勉，敬祝大家晚年乐！

(回目录)

逃难的一生

梅仲力

我生不逢辰，四岁慈母见背，父亲在北伐军中，乃由叔父婶母照护长大。七岁时长江大水，全家赴县城避水，将返时，突传土匪攻城，祖母背着衣物，一手拉我，一手挽哥哥，到离城 25 华里的佃户村避祸，早晨日出前动身，晚上萤火虫飞舞才到。这种逃难的印象，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十三岁，七七事变，叔父将我们送回故乡，入九江市同文中学，读了一学期。八一三上海战争失利，南京危急，叔父将我们送往父亲处，在湖南衡阳道南中学，就读一学期。那时叔父已抵重庆，父亲将我们送上火车，去武汉托同乡照顾、再送上去宜昌轮船，转船往重庆。在宜昌数度遭日机空袭，宜昌背山面江，地狭人稠，几无安全之所，我们随大众逃往江边，江边停泊很多巨大的木船，船舱有三层楼高，一不小心，就掉下而受伤。

1940 年在重庆南开中学（43 级）读了一个月，转学考入合川国立二中，家也因躲空袭而迁到乡下。1943 年暑期后，回到重庆，再一次插班考入重庆南开高中三年级，一年后（1944 年）毕业。

对日抗战虽然侥幸胜利，但不久内战迫在眉睫，时婶母中风卧床，身体弱，但形势迫人，1948年4月，全家决定放弃一切，赴厦门转台湾。不久，韩战爆发，美军协防，台湾转危为安，得以专心发展经济。正庆生活日渐改善，突然中美建交，美军离台。我被迫赴曼谷工作，两个小孩改读英文学校。

1986年公司发生问题，我只好移民美国，使两个小孩的学业得以继续。迄今已二十四、五寒暑。我住的村子，多系北越华人，因中越开战，被赶回广西，以政治难民移民美国，老年人仅会广东话及越南语，年轻的多外出就业，左邻右舍，难以沟通。我们好像独居在荒岛上，惟有返回大陆与同学团聚，才是最快乐的时候。

[\(回目录\)](#)

逃难、流亡二十年

(1925—1945)

李汉浩

201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如今回忆当年逃难、流亡、读书生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多数人逃难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或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我却是从1925年，刚刚出生几个月开始。因为日寇侵华的恶势力，早在1925年以前，日俄战争期间，已经渗透侵入中国东北。

(一) 襁褓中逃难：（1925年—1926年）：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期，深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三部曲”的狼子野心，回国后在吉林市工作期间，积极向群众宣传抵制日货、不卖大豆给日本，竟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被日本人追杀。不得已，父母抱着襁褓中的我，逃难到北平。之后，回不了吉林，转到沈阳居住，这是我第一次逃难。

(二) 九一八事变与第二次逃难：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许，我被家人叫醒，睡眼朦胧炮声隆隆，仰望天空流弹闪闪，那是日本鬼子兵，从沈阳小站炮轰北大营。我们家恰在两地之间，于是连夜逃往沈阳城里躲避。几天后父亲化妆成商人，穿着长袍拿着算盘，带领全家乘最后一班火车，第二次逃难到北平。

(三) 流浪！流浪！到处流浪！：（1931年9月—1937年7月7日）：

(1) 从沈阳逃难到北平半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于逃难出来的难民，一概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家里从沈阳带出来的积蓄用光，我四岁的弟弟和两岁的妹妹，患急性脑膜炎，因无钱医治，前后相差七天去世。这是我们家，山穷水尽最困难的时刻。幸得父亲的老同学帮助，到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小职员，勉强养家糊口。1932年5月到1935年2月，全家暂居南京，却是逃难生涯中，生活相对稳定的两年多时间，我得以在莲花桥小学，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上学期，并且达到学习成绩的最高峰：寒假前的学期考试，各门课程全部是100分。班主任沈老师和同学们，既惊讶又高兴，但我却不得不跟随父母告别南京，走上流浪的读书生涯。

(2) 流浪、流浪、不断流浪（1935年2月-1937年7月）：作为异地他乡人的父亲，工作困难变更频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全家只能跟随他，过着东搬西迁的流浪生活。为了不耽误我们读书，父亲每变动一次工作，都是自己先去上任，等到寒暑假再回来搬家。1935年寒假开始，我从南京转学到开封郊区，选择离家近的禹王台第一小学就读。该校很特殊，每年都是寒假招生，因而当时没有三年级下学期班级，我只好跳一学期，插班读四年级上学期。半年后转学到河北保定师范附小，又因该校是按正常规律暑假招生，当时没有四年级下学期，我再跳一学期，插班读五年级上学期。一年连续跳两个学期，确实相当吃力。不料半年后又随家迁回开封，转入城里龙亭附近的第三小学，读五年级下学期。暑假后再一次随家转学到襄城县第一小学，读完整个六年级，于1937年小学毕业，总结我上小学的历史记录：用五年时间、在五个地方、读五个学校！

(3) 报考天津南开与“七七事变”：我父亲对南开十分仰慕，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同班中有好几位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他们各学科成绩都好，尤其是英文成绩优异，以后都从日本继续到美国留学，这几位南开校友，也是我父亲一生最亲密的好朋友。而我父亲自己，却因没有机会读南开、未能去欧美深造，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因此，他省吃俭用也要把我大哥、二哥，先后送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7年暑期，家人把小学刚毕业12岁的我，从许昌送上火车，买一张二等卧铺票，让我独自一人去北平，再由大哥在北平陪伴我到天津，考入南开暑期补习学校。不料刚刚补习不到一个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兄弟三人匆匆从津浦路逃回河南襄城县。

(四) 逃难再逃难；（1937年7月-1939年7月）：

(1) 1937年7月从天津逃回河南襄城，随即考入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第一个初中一年级），不到两个月战况吃紧，父亲和我大哥留在襄城、二哥去重庆南开继续读书、母亲带着我70岁的老奶奶、4岁的小弟和12岁的我，从许昌坐火车逃难到武汉。住了几天，换乘小轮船到湖北彭家场码头，上

岸骑马、坐轿子（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沿着高高的河堤，前往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到父亲的朋友家避难。骑马比坐轿子便宜，我选择骑马。途中我骑的马，突然马失前蹄！幸而马主人在前面引路，马儿跟着马主人慢慢走，马缰绳搭在马背上，我的双手紧紧抓住马鞍子，才没有摔下马滚到河里，但也吓出一身冷汗。

（2）1938年2月，我考入刚刚为难民成立的沔阳中学，重读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第二个初中一年级）。上课一个多月，武汉吃紧，全家又匆忙逃回武汉。在武汉焦急等待半个多月，买到民生公司民权号客轮船票（大统仓），溯江西上到万县。当时民生公司的川江客轮马力特大，逆水上滩比一般轮船快。在三峡里我亲眼看到：民权轮赶上并超过一艘相同方向行驶的法国军舰。当两船并行时，舰上一个法国水兵，看见客轮竟然要超过军舰，急得两手握拳向后甩动，我们一群站在甲板上的青少年，手舞足蹈哈哈大笑，感到真正扬眉吐气啊！直到今天，我对民生公司仍然怀有敬意。

（3）1938年7月，考上刚刚迁徙到万县的南京金陵中学，再一次重读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第三个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当年9月，父亲从河南撤退到四川宜宾，母亲带着全家老少去了宜宾，把我一个人留在万县继续读书。10月武汉失守，父母担心我的安全，打电报要我买船票独自西上。在这里我要啰嗦几句，差一点“一念之差成千古恨！”：我托邻居代购船票，买了当时我不懂的“黄鱼票”，上船后邻居把我托付给一个“乘警”。邻居走后我傻乎乎地问乘警要票，他板着脸说“你呆在这里不要出乘警室就是了！”。半夜，客轮开行两个多小时，因严重超载，左右摇摆太厉害，有翻船的危险，临时紧急停靠在途中一个小码头，把人全部赶上岸，重新查票上船。乘警室外，赶人上岸的吼声如雷，一个乘警跑进来，对着我大吼一声“快下船！”，我满脸通红心里砰砰乱跳，紧张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下船不下船？下船肯定上不来，黑茫茫的陌生码头，我往何处去？讨饭都不知道到哪里去讨啊！现在想想都后怕！幸亏我当时稳住了神，硬着头皮不下船，急忙躲到船舱角落里。其实那个乘警心知肚明：“这小子不下船，肯定是我们同伙卖的黄鱼”。他瞪了我一眼，又去轰其他旅客去了。我终于逃过一劫！当时我还是个13岁的孩子啊！

（4）1939年2月，我插班考入叙属联立中学（现在的宜宾三中）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第四个初中一年级、第一个下学期），原以为这下子可好了，终于能够读完初中一年级了，想不到这下子可惨了！当时中国沿海和中原一带实兴白话文，而西部的四川宜宾，仍然热衷于文言文和毛笔字。期末考试，语文、历史、地理三门课程，沿用考状元的办法，老师只出一个题目，学生必须用毛笔做文章。天啊！我五年读五个小学，错过学习毛笔字的机会，写出来的毛笔字像蚂蚁爬的，文言文就更不用说了，尽管我的数学课，小、中、大考都是100分。而语文、历史、地理竟然三门不及格！（我最不服气地理不及格，心想：我已

经跑了半个中国，你们连四川省都没有出去过，我的地理知识怎么会比你们差？）从而悲惨的结束了我的初中一年级：两年时间、四个学校、三门不及格。另一个历史记录！

（五）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39年8月，父亲工作单位和我们家，都迁到重庆歌乐山。在初中一年级三门不及格的阴影笼罩下，我大胆以“同等学力”，居然插班考取了南开初中二年级（阿弥陀佛！南开采用中国沿海和中原的教学方法：重视白话文、数理化）。从此结束了我的逃难、流亡、读书生涯，进入我一生的黄金时代，连续五年弦歌不辍。但是，黄金时代里，在日寇淫威笼罩下，仍然有很多危难与困惑，譬如：跑警报、挨敌机轰炸、通货膨胀，学费、生活费用飞涨等等困难问题。

（六）大轰炸和通货膨胀：1939年5月我母亲带着我5岁的小弟，从宜宾乘船到重庆找我父亲。船到朝天门码头，人刚上岸，恰恰赶上“五三大轰炸”，朝天门码头是日寇轰炸重点，母子两人东躲西藏，始终被炸弹烟火和弹片笼罩着。我母亲事后说：“身边好多老爷们都吓得直哭啊！”，其悲惨危险状况可想而知！

老校长张伯苓，常以爱国思想教育学生，积极宣传抗日，所以日本鬼子最恨南开。1937年7月事变，7月29日日本鬼子轰炸天津，首先轰炸南开；1939年开始轰炸重庆，也不放过重庆南开，只因投弹不准，炸到学校后门外的小路和田地里，炸死好多路人；1940年两颗小炸弹，丢到范孙楼后面的操场里，炸了两个小坑，没有伤到人；最凶狠的是1941年暑假，两颗重磅炸弹同时炸中校园，一颗炸中大操场，炸了一个两三人深的大坑，另外一颗炸中男生食堂大樑，整个屋顶被炸飞，炸死一名厨工；几年连续不断的空袭警报、疲劳轰炸，荒废我们多少时间、精力？八年抗战，消耗了多少中国人民的人力物力？从而引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穷苦不堪。我切身的感受就有：1941年暑假后，我该上高一，我二哥李汉溥该上高二。可是那个学期，每人学费涨到法币一万元。家里汇给我们两人的学费，只有一万多元一点点，也就是说只够交一个人的学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二哥比我成熟、忠厚。他推说自己胃病“严重”，不能坚持上学，默默地休学回家（一直休学到1948年我大学毕业，他才开始上大学）。我虽然勉强缴纳学费继续上学，也因家里经济困难，自1940年家迁西安，到1945年日本投降，连续6年、12个寒暑假，都是只身留校，没有路费回家看望父母家人。以上这些账，都要算在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头上！

1946年4月，随交大迁回上海，我们一行26人在徐州车站广场，看见：一群即将遣送回国的日本兵，围在一起吃饭（大米白面），外面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小孩，伸手向日本兵讨食。两个日本兵，轮着碗口粗的长木杠子，驱赶中国小孩，吓得小孩哇哇乱叫四散逃跑。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在站台等车：又看见五、六个日本兵，簇拥着一个日本大佐，神气十足的走过来，大佐腰间竟然别着拳头大的银质勋章，我

们拦住他们，要他取下勋章收起来，不准戴！这样的正义行动，竟遭到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的中国宪兵干涉，居然和我们大打出手，甚至拔出驳壳枪对准我们的脑袋；他们对穷凶恶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把战后赔款一笔勾销了……。这样的心慈手软，换来的却是 65 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对华疯狂叫嚣、对我国钓鱼岛的覬覦！实在太可恶了。

[\(回目录\)](#)

我是怎样进重庆南开中学的

吴锦瑛

1937 年日本入侵时，我在无锡外婆家读小学。那时日本鬼子天天轰炸无锡，记得每次有三架飞机，每转一圈就投三个炸弹，许多房屋都被炸毁，学校被迫停学，我姨就把我送回父母身边。当时我们家在镇江，为了躲避日本人，父亲就领全家八口人，乘轮船躲到武汉，再到重庆。到重庆后开始住两路口，日本人还是经常轰炸。当时青木关是教育部的所在地，由于我父亲就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们又搬到青木关。

1938 年由铁梅妈妈（我的表姨）代我报名，以同等学历，进了南开中学，一直读到高中一年。当时我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全家九口人，很辛苦。家里经济很困难，父亲经常到中大、重大等学校去代课。家中原来的积蓄及家中贵重物品都变卖了，供我读四年南开中学。虽然父母没提出让我退学，还要继续借钱供我上南开，但是我于心不忍，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自己提出转学，离开了南开。高二时转入青木关中大附中。中大附中在山顶上，住的是临时的茅草房，下雨天还要漏雨。没有电灯，天天点煤油灯，没有操场，没有实验室，没有优秀教师，教育水平差。两个学校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转学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使我体会到了人生的沧桑，更加珍惜在南开的四年学习生活，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让我受用一生。

另附：当时倪志琦他们家是和我们家一起从镇江到重庆的。

[\(回目录\)](#)

抗战期的流亡学生

——从孤岛到陪都

朱正

1922年夏我生于上海，除幼年随父母去杭州老宅外，都住在上海租界区，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暴发，日寇占领租界，我也成了亡国奴。不能安心读书了。我决心独自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区，奔向所谓的‘陪都’重庆，继续求学。

1942年初，我从上海办理了‘良民证’坐火车去杭州。火车才开动，就有日本鬼子兵在车上检查我的‘良民证’，那鬼子兵二话不说，先给我一个嘴巴，随后问我“怎么的人？”。我只得说做小买卖的！虽然他也看出我不像个小商贩，但还是把‘良民证’还了我。这才是离开上海的第一关。

火车到达杭州，自然住在我家老宅，当时老管家夏招发为我办理了杭州的‘良民证’，这是通过“封锁线”所必需的。“封锁线”是沦陷区和大后方的交界线。当时沦陷区和大后方的物资交流全靠人力担挑。我也只好化装成挑夫，穿上草鞋，挑着东西，企图通过封锁线。天刚亮，就跟随小商贩出杭州城门，进入封锁线交界处，检查员是个汉奸，查阅通行证后，也就放行。这就进入封锁区（约数华里），将要到达大后方（蒋管区）。这才是我真正单独出门走长路了！穿着草鞋，走上数十里山路，黄昏时刻才找到小旅馆休息，两脚早已起泡，用热水泡，让弄破水泡，明天还要走长路呢！走了两天才到富春江边，坐上小船，一路风景优美，山清水秀。见到建德的严子陵钓鱼台，仅是离江水面数十米高的岩石上。船到兰溪上岸，再坐火车到金华。从金华坐火车直达贵阳。

贵阳到重庆只有山路，穷学生买不起长途车票，只好坐敞篷邮车。我爬上邮车，坐在邮包上，开始奔驰在惊险山路上。当时公路实际是沿石坡挖条槽，就算“公路”。岩石就在我头顶上。我只能躲在邮包旁，免得头部被上面的岩石刮伤。经过十多天的行驶，终于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后，即到九龙坡交通大学报到。校址是借用当时资源委员会所属电工厂的仓库。学生宿舍也是一座仓库，百余学生全部住在这里，双层床排着放。晚上有人梦惊呼喊，大家以为日机‘光临’，抢着外逃。

重庆冬天还是挺冷的，特别是我单身来“大后方”，所带被褥都很薄，冬天把所有衣服全盖上，还不行，就只好把“绘图板”也充当棉被了。

学生是免学费而且吃的是贷金饭。也就是国家贷款，毕业工作后归还（实际是没有归还的）。说起贷金饭：虽有学生会选人轮流“监厨、买菜”，实际是天天藤藤菜（即空心菜、当地人喂猪的），十天打一次“牙祭”（吃肉）。米饭是两人抬大木桶装的，添第二碗就要“括桶底”了。

当时还要“躲防空”。重庆两次大轰炸，损失巨大，伤亡惨重。我们也只得仃课躲山洞了。幸好次数不多。郊外损失较小。

一年后，重庆交大迁到嘉陵江边九龙坡，校舍有改善，有十六人/间，和八人/间共八幢。有患肺病同学病逝，就葬于宿舍旁边，大家称为“第九宿舍”。

往后，战争节节败退、物价暴涨，学生生活更艰苦。有一晚上，忽然我肚子痛，校医诊断是急性盲肠

十里，进城赶到医院，医生却说非盲肠炎而仅为急性肠炎。同窗之情，至今难忘呀！

1943年底美军参战，国民党“远征军”要配合美军打通滇缅公路，需要翻译官。因此教育部规定：抽调比我高一年级的44届男同学，全部去当翻译官一年。

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直达粤汉、湘桂铁路直逼贵州都匀，重庆震动。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学校动员参军。这时有的同学去当翻译官、有的去投空军，但大部分报名了青年军。当时我就报名青年军，但体检时说我胸围不及格，就当不成兵了！

眼看同学们纷纷离校从军，我们全班不足十位同学（包括三名女生和44届当翻译官的回校继续求学的同学）而已！

自1945年春，美军参战，才节节打赢日军，到1945年初夏，我读完电机系电信组课程，并毕业留校当助教。

1945年8月14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学校要迁回上海，我就随着迁校小气轮拖带着的大木船沿长江而下。在武汉，靠岸进城，遇到‘日本俘虏营’，其家属摆摊卖物品。我们气愤之下，用伞把去打击日本兵，他们也不敢反抗，就算报了“一记耳光”之仇。船到安庆，就换陆路到上海。结束了流亡学生的生活。

[\(回目录\)](#)

我怎么会进了南开呢？

茅以华

日寇侵华，山河破碎，百姓被迫颠沛流离，我的家从江苏避难几度辗转到江西，我的学业也因此受到影响。转学，借读，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初中阶段，我竟读了四所学校。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家里一个朋友从重庆回来省亲，介绍南开中学如何的好。此时我已读完高一。父母认为还是去大后方求学要稳妥些，于是拜托朋友把我带到重庆，报考南开中学。为稳妥计，我同时报考高二和高一，结果只考取了高一。虽然我同时被广益中学高二录取了，我宁愿牺牲一年，就这样慕名进了南开。后来切身体会到确实名不虚传。南开三年的学习生活，受益匪浅。

在南开，我有幸结识了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四四级级友们。假如没有那场罪恶的日寇侵华战争，假如没能听说南开的推崇，假如我不愿耽误一年进了“广益”，假如……我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但，现实生活是没有假如的。我能和级友们结下同窗友谊，至今还能保持联系，难能可贵。愿我们的友谊长存吧！

我的逃难历程

黄拯民

1937年的夏天，七七事变骤然发生，当年我在武汉念小学，为了响应全面抗战的号召，我们去贴标语、募捐、迎送过往的抗战士兵，总之一天都没有闲着，尤其是前方打了胜仗，更喜欢去买号外来看，过得挺实在的。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听到父亲在南京积劳病故的消息，我怎么也不信这是真的，但是看见家里的种种迹象，我才信其为真，真是国破家仇苦难当啊。

到了十二月的一天，告别了我的老师，和他打完最后的一场乒乓球，妈妈带领我们全家上了西去的轮船，船上十分拥挤，只要有一席之地就谢天谢地了，我当年还不到十二岁，躺下就能睡着，也不觉得苦，过了五六天到了宜昌。

刚住下不几天，日本飞机来轰炸，当天都以为是演习，只到看见机翼上的红“疤疤”，才醒悟过来，不久炸弹在住处附近落下，受伤的犯人戴着镣铐外出逃命，有的血流满面，凄惨已极，当天我因为好奇去看炸死的人，令我几天不能合眼，也不能入睡。

借助我表兄的帮助，搭乘民生轮继续西上，船更小，人更多更挤，可是为了“逃命”，什么都不在乎了，我那时候也帮不了妈妈什么忙，顶多看看行李，数数件数，也不知怎么到了租住的房子里，一住又过了一年，我先后读过巴蜀小学，钟南中学，在这一年里，敌机又开始轰炸市区、电厂、工厂、市民受伤的、炸死的不计其数，妈妈感到很不安全，而且没有收入，岂不坐吃山空，物价不断上涨，父亲的抚恤金是很少的，这样我们又西行到了乐山，刚过了半年，敌机又来轰炸，1939年的8月19日，我一个人在市里学习，敌机把公园里的礼堂炸成两段，同时丢下大量燃烧弹，把市中心繁华地段烧的一片废墟，惨死之状，目不忍睹，妈妈在城外，知道城内遭炸，和大妹妹一道跌跌撞撞进得城来，到了高北门，见我安然无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我们的学校不久后就搬到距离乐山市区20多里地的郊外农村，基本都是农田和农村房屋，晚上但闻犬吠，再也不会受到敌机的注意，就这样平平安安念完了初中三年的课程。

我是怎样逃难去重庆的

胡燕鹏

1936年我家住在南京马路街54号，我读小学五年级。12月12日西安事变，国共联合抗日，但张、杨遭殃。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谋。1937年我们家与同乡虞寅，合租一个大花园。后面隔一条街是李鸿章的别墅。房东是李鸿章的奶妈，姓赵，是租给军事委员会的宿舍。七七事变时，我从南京三条巷小学毕业。当时小学生曾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八月十四日我和二哥在考场考试，听见拉警报，于是匆匆考试即离去。第二天看榜被录取，父亲决定八月十五日举家迁往芜湖朋友家里。我们兄弟四人，借读了两所中学，我和三哥借读芜湖萃文中学，大哥二哥读另一中学，两个中学都在山上。中午在学校吃饭，伙食还不错。11月中旬以后，时局又紧张，父亲就带我外祖母、母亲、婶婶、我们姐弟五人，带了许多箱子、网篮及杂物等，乘船到汉口，暂住姑父母家，姑父是医生，以后我们又租房住。父亲从汉口去洛阳第一战区，跟随程潜、卫立煌工作。我大哥在汉口读市立一中，我们几个兄弟也借读市立一中。大哥是毕业班，一定要等到毕业才能走，三姐借读武汉大学，因此我们提前，在学期未结束就离开了汉口。三姐与大哥推迟去重庆。

在汉口读市立一中时，日本飞机空袭武汉，苏联飞机和中国飞机联合作战。我们躲在教室与厕所，好几次亲眼看到我们的飞机，打下十几架敌机，看起来很过瘾！但是苏联飞机与飞行员也牺牲不少。到重庆以后，日机疯狂轰炸，我国飞机就减少了，直到陈纳德14航空队来了以后，才解决被动挨打的局面。大姐因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先赶往重庆，做建筑系的毕业设计，同时在沙坪坝给我们，租订了重庆生活书店的三层楼房，邻居是中大艺术系教授。我有个黄维良舅舅，曾是黄埔军校13期生，后来由军人改读重庆大学，1944年被征调当翻译官。因有黄埔军校身份，被派到昆明译员训练班，当了教官。他动员我考了翻译官，因抗日战争结束，未参加工作就遣散回昆明西南联大了。

我的祖母1937年八一三以后，在无锡不肯走，日本人占领无锡，她被吓死了，灵柩解放后才安葬。我的外祖母曾经和我家一起，逃难到重庆沙坪坝，日寇轰炸重庆，她因病重，住在七星岗舅婆家，没有进防空洞，虽然信佛也给吓死了，她们都是七十二岁。胜利后外祖母迁葬到，我大姐家后面小山上。这些账都要算在可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头上！

迁校流浪散记

管 珑

1931年9月18日,对我东北三省覬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入侵,民国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一味妥协投降。继东北三省沦陷,热河被占之后,敌人又入侵华北。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平、津相继失守。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就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1937年夏我被就读的小学保送(免考)至省立杭州女子中学(以下简称杭女中)读初一。不出一个月,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争。杭州危在旦夕。省府决定迁校。

“迁校不是投降!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还要继续学习。人才不能断档!”老师的几句话在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心中激起千层巨浪,回答是坚定的:“我们决不当亡国奴!”

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挎上小包,依依惜别西子湖,随老师乘钱塘江火轮,先至桐庐,上课未几,又西行至淳安,不久,沿江东下过桐庐至金华,最后落脚于浙南小镇碧湖,前后行程何止千里!途中有船乘船,无船步行。啃干粮,喝生水,宿破庙,还要不时地躲避敌机骚扰。

我们这支由流浪学生组成的队伍,以杭女中初一新生为主体,还有近十多名初二、三学生,校方目的在于协助帮带新生。队里有两位女老师,两位男医护,总计60人。

仲秋季节,江南依然炎热潮湿,蚊蝇肆虐,蛇蝎横行,鼠患猖獗。一次,我们有幸住进一家宗祠,主人还允许搬动室内稻草用以铺地为床,大家高兴地说:“啊哈!终于睡上席梦思(一种软床)啦!学前主要生活于农村的我,不知此床为何物,只是闻到干稻草的香气,心中自是喜欢。不过大多数女孩生长于城市,一时不适应,难免感到艰苦。看得出,她们主观上都很努力,表现极好。

正当大家酣睡之际,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一条粗若杯口的蟒,从一个小女生的被上匍匐而过,并触动了她的手臂。那小女生大喊大叫:“妈妈呀,妈妈呀!”两位老师立即奔过来。年长者将她搂在怀里说:“不怕!连蛇都怕,将来怎么打鬼子?你看,是牠怕我们,这不,逃啦!”朝着老师的指向望去,只见蟒的一截尾巴还在窗台上摆动。小女生破涕而笑,拥在老师怀里羞涩地说:“老师妈,下次牠再来,我就用

小刀刺牠！”不久，她入睡了。而“老师妈”的称谓却一直沿用到碧湖。

小女生们每遇困难，老师妈都挺身而出。路走多了，难免脚上打泡，男医生不便到女生住处，全由老师妈帮助解决，并亲自为之洗脚上药。老师妈是语文任课教师，未婚，近40岁的人了。据高班生私下说，撤离杭州时，她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小箱里装的全是书。

一日，老师妈对高班生说，我想边走边给小同学们教点诗词，籍以增长知识，颐养性情。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大姐姐妹们的赞同，并自荐担任助教。据统计，在这段日子里，仅唐诗三百首能朗朗上口背诵的几近半数。诚如老师妈所说，置身于如诗似画的江南胜境，又有精美绝伦的诗词为伴，离散流浪的艰难困苦，背井离乡的失落感乃至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怀都可得到不同程度的渲泄、经提炼而转化成一种积极向上，纯净可人的青春气质。

有一段路程可坐船。大概是鲁迅笔下的那种乌篷船吧，每船可载七、八人。为保持船体平衡，彼此是脚对头横卧舱中的，如小同学所说，赛过“罐头沙丁鱼”。谁知首航当夜，我所乘的那条小船发生“水灾”——船缝胶泥有点脱落渗水。挨着我睡的大姐姐适时在小褥子上铺了一块油布，俩人卷在一条毯子里相拥而卧。当我们从小同学的笑声中醒来时，已是日上竿头了。小同学戏笑着说：“犹抱琵琶半遮面呀！”原来，大姐姐为了怕我冷，我也怕她双脚受寒，彼此是抱着对方的脚丫而睡的。

不久，我们抵达碧湖。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近四十岁的长者。他招呼我们说：“孩子们，你们到家了！”

“我们没有教室，没有桌椅，甚至连黑板都没有；但是，我们今后会有的！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有勤劳朴实的农民，工人为邻，有青山绿水，田园沃野，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为伴……”经介绍，这位就是原某中学校长，现任简易师范班（临时）主任，也就是后来担任浙江省立联合中学（由原来各省立初、高中学生组成，简称联中。）的校长，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我们遭遇了一场差不多可说是“灭顶之灾”的大火。午息时，传来一声声近乎哀号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不好了，着火了！”在烟尘和火光中，这呼救声显得格外凄厉，绝望！

住在庙中与火场仅一墙之隔的全体女生拿起脸盆舀水冲进火场。只见新盖的男生宿舍已成一片火海。不消说，那些住在里面的哥哥们早已挑水，泼水，扑打窜起的火苗……当老校长赶到时，见到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群灰头土脸的学生；有的身上挂着烧焦的衣服碎片，有的光着膀子，有的仅穿一条尚在滴水的短裤，有的光着双脚，再仔细一看：有的烧掉了眉毛，头发，有的烧伤了脸，有的口鼻流血……室内的物

件，除偏角处木板床下尚存一点余物外，都付之一炬！

那呼救的小同学试图攀上屋顶扑火，从高处摔下，轻度骨折。他困难地走到老校长面前，自认犯了滔天大罪，但恳求不要开除他：“我不是故意的！”其余同学也放声大哭为之哀求。原来，这位小同学是想验证一下老师课堂上提出的论断：用凸透镜将阳光集成一个光点，这个光点所产生的温度足以引燃一张薄纸。谁料那张引燃的纸片被阵风吹上了房顶？

老校长思索良久，吐出六个字：“教不严，师之惰”。字字带血。随后又说：“住进新盖的稻草房时，我千叮咛万嘱咐，注意防火。谁能想到富有好奇心的少年人竟用放大镜来做实验，酿成大火！小同学的精神可嘉，是我失职啊！那小同学后来毕业于联高，考上大学，成为共和国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出于战局的动荡莫测，家庭的离乱变故，火灾后不久，我便赴长沙与家人会合转重庆上学。在金华上火车，几小时后，车站就遭到敌机轰炸，伤亡不计其数。

同行的有两位高中男生，我们落座于尾节车厢的角落。以问答方式开始了谈话，大意是：问我撤离杭州、流浪途中的感受等等。我的回答是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对流浪生活的概括是：师恩如山，友情似水，江山多娇。”问到长沙去做什么时，我如实以告。这分明是考场问答嘛。于是我将球打回去：“你俩去长沙做什么？”一阵沉默之后，高个子附在我耳边答：“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又问：“老校长知道吗？”答：“他说，探救国救民之路，拯苍生于万劫不复之中，志存高远，后生可畏！”问：“我也能去吗？”答：“殊途同归！”“学本领，做大事（为人民服务），我们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你读过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吗？只是不要止于欣赏彩云，猿声，你乘的船并不轻，吃水很深。因为你肩负祖国的重托，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期盼……任重道远啊！”我遇到高人了。

[\(回目录\)](#)

耄耋絮语

管 珑

- 人的一生就是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
- 大卫王有一个指环（圣经故事），那上面刻着：“一切都会过去”。

- 爱就是付出，是不需要回报的。
- 笑是一种美，一种包容，一种力量。

[\(回目录\)](#)

往事

——日寇入侵、流亡关内、浪迹四方

梅庆奎

我的老家在东北辽宁省太子河畔的辽阳乡下——大兴屯。那里，临近千山余脉，有一清澈见底的小河水绕村边潺缓流过。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长满了大豆、高粱、玉米等农作物，人们过着恬静、安适的田园生活。

当时我的父亲在“沈阳一师”工作，他痛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侵占我东北、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故在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和著书揭露其侵略意图，痛斥其妄想。为此日本关东军曾要求我东北当局予以处置，但未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遭日寇通缉，于是他只身逃往关内到了北平，而妈妈则带着我和姐姐返回老家暂避。一路上，我们饱受惊吓和劳顿之苦，到家后不久，妈妈就患病卧床不起。由于乡村缺医少药，医治无效而病故。妈妈中年离去，给我们留下终天之恨！

不久，父亲有了信息，接着派人来老家接我们去北平，于是我们在祖母的照顾下到了北平。这时，我才得以进小学读书。在北平，父亲工作很忙。他一方面在报社做主编工作，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同时创办“知行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子入读，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

此后，随着父亲工作的不时变动，我家又先后迁到汉口和南京。在南京，我就读家附近的“三条巷小学”。这所小学位于秦淮河畔，学校建有教学楼、大礼堂、劳作室和操场等教学设施，师资也不错，在当时算是一所好小学。在这里，我总算平静地度过几年安心的学习生活。

孰料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对我国步步紧逼，接连发动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序幕。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终于爆发全面抗日战争，于是我又开始了流浪生涯。

抗战伊始，我家迁到湖南长沙，随后又迁到了四川重庆。1938年夏，我入读“重庆南谕中学”，直到1944年毕业。在这里，我度过了八年抗战期间的学习生活，经历了日寇对我大后方的狂轰滥炸，目睹大轰炸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和死难同胞的凄惨情景，不禁怒火中烧，对日寇深恶痛绝，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今，日本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已过去七十多年，对于这个不争的侵略事实，在日本仍然有一些人大言不惭地否认其侵略事实，岂不怪哉？！真是不齿于人类，怎不令人愤恨！同时也引起我们深思和警惕，它表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根源尚未彻底铲除。为此，我们要大力推进中日和平友好力量，只有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力量壮大了，才能把那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淹没在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永保中日和平友好。当然，众所周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我们自强不息，国家不断发展和强大，才能促使和平到来，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回目录\)](#)

南开给我第二次生命

俞寿颐

我从1937年由南京到四川重庆就读于南开中学，是我一生中最艰难，也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经历。八年抗战时期，我随家人途经江苏、苏州、上海、广西、广东、香港、澳门、云南等地市，辗转逃难到当时所谓的大后方四川重庆，并有幸考上了南开中学。

由于长期过着流离失所的逃亡生活，先后在所经各地上小学和初中，读过八、九所学校，但从未有一所是超过一年以上的。因此，在所念过的班级中，我的学习成绩是较差的，而且往往需要花费比别的同学，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赶上学习的进度。另外，由于长期经受着流离颠沛、食不饱腹的生活，使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遭受到极大的损伤，在我念到高中二年级时，竟然得了一场大病，只要稍微活动多一些，就会感到全身无力，脸色苍白，体育和军训课都无法上，只好休学一年在家休息。在当时医药条件很差的环境下，我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改善生活条件与环境，力求通过自我调节身心，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比如终止了我最喜爱的足球运动，改变为跳高运动，由一名篮球运动员，改变为当时“七二八”球队的忠实球迷，又把走路和爬山，作为我经常从事的锻炼活动项目等等。直到今天我始终还是坚持，每天收听电视台的体育节目，并把步行作为我老年生活中的，主要运动项目，和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想正是由于在当时那种，极为困难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的环境中，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老师和同学的关怀，我才能起死回生的活到今天。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念大学和就业以后，我竟然还代表过北京市高等院校，参加了全国跳高比赛。又曾代表省队，到上海参加过全国的足球比赛。这一阶段虽看似艰难，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虽然经过了千辛万苦，但最终能在南开完成中学学业的经历，难道不正是南开的教育、老师同学们的关怀、帮助，所赐给我有了第二次生命的机会吗？

直到今天，我虽离休多年，但我仍然能坚持科学养生、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例如经常参加一些研究会的活动、编写保健养生手册、到各社区团体举办讲座、尽可能到各地宣传有关保健养生知识和经验等等，这都是因为在南开中学，所度过的一段难忘的、不平凡的经历，给了我一种新生的力量和启迪，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我仍然会记忆犹新，更加珍惜那得来不易的第二生命，并继续鼓励着我，要更多、更好地、为社会、为他人，献出一份真情和余热。

[\(回目录\)](#)

往事悠悠难忘怀

——记天津南开被毁与重庆南开崛起

喻娴乐

悠悠往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就是天津南开被毁、和重庆南开中学的崛起。这些存在我的记忆中，已是 70 多年前的事了。那是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前后南开的遭遇：

1926 年我出生于天津。当时南开中学部分教职员，居住在南中附近的“同人里”。它是由学校出资，给职工建筑的，再从职工每月工资内扣除建筑费用。直到 1937 年初刚好扣光。日本兵营就驻扎在南大和南中之间的“海光寺”。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南开师生一直站在抗日战斗的前列，举办了各种抗日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因此日本人十分嫉恨南开，不时有日军打靶练操，故意把枪口对准南大或南中，机枪声不绝于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真是恨透了日本鬼子。

1937 年夏天，时局更为紧张，日军天天在学校门前演习示威。这时张伯苓校长因事去南京，我父亲（编者注：时任南开教务主任喻传鉴老师）在校内，忙于招生工作。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天津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但家中却平静如常，只是为了防备空袭，夜晚要将窗户和电灯，

用棉被和黑布罩住，以免泄光。这时传来好消息说：“我们 29 军奋起杀敌获胜了！”。大家异常兴奋，看见国军路过学校，留校师生就端茶送水、买西瓜热情犒劳。谁知，没有过多久，他们又不战自退了。

7 月 28 日，天津在几个小时内，就被日军攻占了，但我们还不知道。29、30 两天，日机以南开四部（大学、南中、女中、小学）为目标，大肆轰炸。起初听到飞机声，我还以为是国军飞机，跑到院内仰望，日本的红膏药标志和驾驶员的面目，都能清晰看到。日机紧擦着屋顶呼啸而过，震得我家窗户哗哗啦啦地响。我们六姐妹，跑到屋后厨房台阶上，抱成一团。忽然一颗炸弹，轰的一声响彻云霄，屋内玻璃震裂落地粉碎。母亲在屋内急切地喊道：“你们六人别挤在一起，分散开！分散开！”。“不！要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们坚定的回答。第一批敌机，轮番投弹后，过十多分钟第二批又来，每批三、四架不等。这样轮番轰炸达十数次，从下午三时到五时，使学校遭受严重破坏。但敌人投弹技术并不高明，大楼均未命中，有的还是哑弹，这样我们才能死里逃生，否则早就粉身碎骨了。

下午五时以后，头上不时还有敌机低飞侦察，想到明早可能还会继续来炸，父亲当机立断：将暑期留校的师生及职工家属，连夜趁黑暂避到学校后面，比利时人经营的电车公司。公司房顶画了一幅大大的比利时国旗作为标志，日机不会去炸。当天晚上我们没带一物，匆匆投奔电车公司，从此再没能回去了！就在那天夜里，离我们家均不过数十步远的：小学、女中、初中部、以及校园中教职员宿舍几座楼房，均被日军泼油焚烧，只留下高中部，供日本驻军之用。当时如果不及时离家，情景该如何可怕啊！这是日寇在中国土地上，落下的第一批炸弹，毁坏的第一所学校，日寇仇恨南开竟如此疯狂！日军开进天津后，乘大卡车直驶南开，并到电车公司，索要学校负责人，否则要进行搜查。电车公司怕引起事端，遂下逐客令。于是父亲先行化妆离开，再想法援救被困的师生及家属。之后，所有南开人，均被下令离开电车公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投奔西头严范孙先生故居暂避。但左邻右舍都认为：“南开人是危险分子”，而加以回避。所以那里也不安全，不能久居。幸得南开校友多方帮助，设法弄来几张“派司”（有它才能进入租界）。经过几天，我们才分批进入租界脱离危险，衣服被褥均未及携带。在各地南开校友鼎力相助下，父亲和娴文大姐历经风险，辗转绕道于 9 月初抵达重庆。母亲和我们姐妹五人，仍留在天津租界里。

转年（1938 年），母亲冒险带着我们姐妹四人（娴令二姐已先期随校去长沙）、马千里夫人（张伯苓校长之妹）和她的女儿，一共七个女孩，绕道香港、海防到昆明。以后又乘长途公共汽车，经贵阳到达最后目的地—重庆。这是一段十分艰苦危险的旅程。我们翻山越岭、在连绵起伏的山峦间，一路颠簸。因为山路险恶，夜间不能行车，只能住在山间路边的小店里，往往是没有窗户、漆黑的房子、阵阵臭气扑鼻。最危险的是过二十四盘，山路弯弯，汽车忽上忽下，路边一点遮拦都没有，惊险极了。看着翻到山沟

里一辆辆汽车，大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但是我年纪小，还不懂得害怕，只是觉得小店的厕所太脏、太臭。大卡车要走七天，坐在车上，像摇煤球一样。七天里一直憋着大便，最后已不能进食，肚涨难忍，恨不得马上到达重庆。我们于11月初才到达重庆，历时一个多月的曲折道路，其艰辛、磨难和疲劳，可想而知。

（编者按：两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中年夫人，带领七个（10岁左右到小于20岁的）女孩子，从天津绕道当时英国统治的香港、法国统治的越南海防、经昆明、贵阳的崎岖山路到重庆。行程近万华里、耗时一个多月，谈何容易？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

重庆是一座山城，到处坡坡坎坎，但母校所在地沙坪坝，却是比较平坦的好地方。早在1935年底，张伯苓校长到四川考察教育，就决定在四川办一所中学，以防不测。次年派父亲，于三月间进川，四月底在重庆沙坪坝购荒地八百亩，即刻破土动工，当年八月完成第一期工程，九月初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渝中学。日寇毁我天津南开，然而南开并未消亡，她在重庆后方又崛起了！1938年应校友会建议，南渝改为南开，以示南开生命未绝之意。有人以为重庆南开是天津迁来的，实是误解。天津南开中学被毁时，重庆南渝中学已开办一年了。津校师生一部分，自己辗转来到重庆。

南开的德育，把抗日爱国，看作是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渗透在一切课程与多种形式的活动中，既教书又育人，宣传抗日，不遗余力。因而日寇嫉恨南开之心，也与日俱增。从1938年起，前后有三次轰炸重庆南开中学，特别是1941年8月，敌机数十架，以南开为目标，投巨弹数十枚，部分校舍或直接中弹，或受震破坏，损失很大。抗战以来，日机轰炸：第一批炸弹落在天津南开，日本投降前，最后一批炸弹，又落在重庆南开，此后轰炸停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位老校友说：“有两个最可以概括南开公能教育的成果，即南开学生当汉奸者最少；敢说真话而错划右派者最多”。这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的事实。日寇对南开的仇恨，竟然如此疯狂，一心要把南开毁灭才解心头之恨。但敌机轰炸之后，学校立即派工修复，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学生弦歌未辍。这就是南开精神！

[\(回目录\)](#)

柏溪梦

丘第荣

有条小溪，大体从东向西流入嘉陵江，附近住户很少。抗战期间，罗家伦把中央大学分校设立在那里，并取名柏溪。有分校后，就逐渐开了些茶馆和饭店。我大学一年级（1944-1945）就是在那里度过的。环境很幽静，远比“芙蓉镇”幽静，那年月，没有收音机，没有广播，除鸟叫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溪水很少，只有雨后才有潺潺水声。但在溪的上游却截出一个小游泳池，供我们游泳，好极了！茶馆，不像广式茶馆，没有美味点心，但确是个好地方，一碗茶，顶多再来一碟盐水蚕豆或一碟葵瓜子，省钱，可以休闲，聊天、打牌、下棋，也可以看书做功课，如果占到躺椅，还可以睡上一觉，不亦乐乎！上饭馆，我多是吃猪肝面，既便宜，猪肝又营养，那时首先考虑营养，根本不懂什么胆固醇，更不会想到农药、重金属。

分校有台用柴油机推动的小发电机，主要供图书馆阅览室照明用，各宿舍也需最低限度的照明。但电机太小，发电量不够，电灯实在太暗了，个别同学就换上 110 伏的灯泡，这样就亮得多。

冬天盥洗是个大问题，只有很冷的时候，才烧电点热水给洗脸用，烧炉工还在炉旁不停地喃喃：“煤贵啊！少用点。”洗澡，不知女同学如何解决，男同学则在黑夜，到机房边，脱光衣服，用脸盆接柴油机排出的冷却水来洗，倒也舒服，即使大冬天，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也毫不畏惧，到底那时年轻。

抗战时期的伙食不好，自不待言，因此，账目和采购均有同学轮流监督，一般，月初菜比较差，下旬较好，甚至吃红烧肉，打牙祭，吃饭时，每当听到猪叫，知道杀猪了，无不拍手称快，高声叫好！毫无“猪情”。

有件趣事，不妨一题，柏溪没有什么娱乐，一天，一个同乡拉着我，说去看电影，我问那来电影？他二话不说，直把我拉到防空洞的暗处坐下，从暗处可以看到比较明亮的洞口，叫我不要出声，静静地等着，我心中有点数了，但等得不耐烦，闭上眼睛想睡觉，也不知等了多久，突然听他轻轻地说：“来了！来了！”我睁眼一看，果然，进来一对男女，显然是一对情人，在洞口谈情说爱，他们的动作看得清楚（看官放心！他们规矩，没有出格）。窃窃私语也听得又见，真是一场好电影！由于只有一个出口，我们很知趣，即使看够了，也绝不提前离场，免得突然出现，惊破他们甜蜜的鸳梦。

这样的电影也难得看一次，太费时，我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1945 年 8 月。传来日本投降的喜信，中午吃饭时，大家高兴的叫啊！喊啊！疯了似的，把盖菜的纱

罩一个个抛得高高的。茶馆、饭馆更是贴对联，放鞭炮，出海报，呼吁大家大吃大喝。

暑假过后，我们乘木船顺江而下，到沙坪坝，上大学二年级，柏溪，从此拜拜了！没有再回去过。

65年后，2010年4月，有幸在南宁会见两位老乡老同学：一位从北京离休回来探亲，另一位从天津离休也是回来探亲。都是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我们在大英雄酒家聚餐，那高兴劲就不用说了！我们回忆在柏溪的情景，都没有忘记吃狗肉那段趣事：抗战期间，营养不足，暑假，我们几个两广同乡，注意到饭厅经常有野狗进来吃落在地上的饭菜，产生打狗的念头。打狗的场面很惊险，得手后，大家分工，外勤的出去买酒和佐料，内勤的，挖坑做灶，捡树枝生火，脸盆、口盅都用上了，烹调技术不错，喝点酒，美美的吃得很开心。凌晨打扫战场，不留遗迹，带着胜利和满足的喜悦，呼呼大睡！

65年前，在距南宁千里之外的柏溪，时间、空间都多么遥远啊！当年的狗肉朋友，两个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其他的也不知去向，我们谈着谈着，竟不觉身在大英雄酒店，也不看桌上的佳肴，柏溪那一栋栋房子，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应早已无影无踪，但在我们的脑海里，仍然历历在目，我们在做梦，做一个难以忘怀的柏溪梦！

[\(回目录\)](#)

正告日本政府

---兼论美欧世界强国要认清当前世界潮流

李峻量

最近钓鱼岛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是中国一个84岁的老人，出生于北伐战争年代，成长于抗日战争年代，对中国的复兴贡献了毕生精力。我要正告日本政府，不要忘记历史教训。自1840年英帝国用炮舰政策轰开中国大门，世界列强群起效法，大举侵入我国，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像一群恶狼，划定势力范围，阴谋瓜分中国，使中国人民和大好河山深陷苦难中，你日本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参加八国联军，又单独发动甲午海战，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日俄战争，二十世纪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民国进行北伐战争，消灭地方分裂势力时，你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指使驻地日军支持分裂势力，以日本浪人制造事端，出兵阻止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而反诬首先攻打济南的“四十军”是“暴军”把革命军派出谈判的代表蔡公时割鼻挖眼，残暴害死，出动日军打死中国军民，

进而无理要求惩办“四十军”，不准革命军进入济南。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为避免日寇挑起战端，不仅解散了“四十军”，而且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其后1931年日本用同样的卑劣手法，制造事端，于9月18日，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扶植成立伪满傀儡政府，使几千万人成了亡国奴，任人宰割，对不愿做亡国奴的迫使流浪关内，失去家园，亲人离散。日本又进而入侵华北，直到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侵华战争，激起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慨、同仇敌忾、奋起抗战，进行了八年极其残酷的斗争，你们凭借较先进武器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烧、杀、掳掠，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和对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残酷的屠杀中国人民，打着“武运长久”，扛着膏药旗，宣扬“成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建立王道乐土”来诱引汉奸走狗组成伪政府配合镇压沦陷区广大人民，继而勾结德、意、法西斯政府组成轴心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1年12月制造“珍珠港”偷袭事件，把侵略魔爪扩展到东南亚及东太平洋诸国，促成中、苏、美、英、法以及被侵略各国组成了抗侵略者联盟，进行了极其惨烈的战争，1945年5月把猖狂的德意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及他们的情妇）分别一个在柏林自杀后焚尸死于自掘坟坑中和另一个被游击队枪决后尸体被运到米兰的洛雷托广场倒吊在一铁架上示众。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投降，而日本本土也在受到美国在太平洋逐岛消灭日本阵地，逼近本土，而且也受到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B29对东京轰炸，在各条战线上受到中、美、英及东南亚被侵略的各国军民的大反攻，但仍想负隅顽抗，逼使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及9日对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而苏联遵守联盟军要求于8月9日发动百万红军进攻盘据中国东北的七十万关东军，日本天皇不得不于8月15日下达诏书，接受中、美、英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并于当年9月2日上午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举行了签降仪式。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抗击侵略的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和以武力发动侵略战争的恶魔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应了古训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百年战乱的中华民族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了！深知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首创和平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对日本无论建交前后均从中、日人民的长远睦邻友好出发与日本朝野开明人士努力促进中日友好及互利双赢的活动，但日本仍受少数军国主义深陷“武运长久”的反动势力影响而又借什么“日美安全防卫条约”壮胆。不仅制造□□□“钓鱼岛”事件，“贼喊捉贼”想挑起事端，而且进而与美勾结，在中国沿海地区频频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在国内不仅不敢向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民讲清真实历史，而日本现政府中尚无一人敢效法德国总理能真心诚意的承认希特勒法西斯对被侵略和屠杀的各国人民和犹太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而匿向受害者下跪谢罪。我想举两件事让你们和美国进行一下反思。一是你们广岛有个被原子弹一下炸死炸伤二十几万人的纪念馆，据传有位中国老人看

后在留言簿上写下了“罪有应得”四个大字。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希望和平，反对战争，都反对“恐怖活动”屠杀无辜人民，而这位老人我想也和我们这代所有中国人一样，我们亲历了抗日战争，亲自看到了你们军队如何残杀中国人民的，你们在东北还设有 731 部队，用抓去的中国人做细菌战、毒气弹及化学武器等的活人试验，在南京大屠杀中，不仅对市民用机枪刺刀集体残杀，而且日兵还用军刀对无辜市民作砍头竞赛，在沦陷区某些城镇村庄施行“三光政策”时对妇女奸污后开肠破肚，对儿童刺刀刺死后挑起来狂笑，对重庆大轰炸后，使全市成了一片瓦砾场，满地以及电杆电线上到处是尸首和挂着的残肢内脏，我们南开同学赶到市区都亲眼看到这一惨状，并目睹了因“疲劳轰炸”而闷死在大防空隧洞里的人。从早到晚被人向外拖运尸体，在洞口外来不及运走堆成了个小山，死状令人惊恐，你们日军比野兽还要残忍，难道挨了两颗原子弹才伏首投降，才放下屠刀吗？你们的野蛮侵略造成了中国人民近两千万人的死亡，这样对你们本土轰炸一下，能抵偿你们的罪行吗？老者的留言，难道不能引起日本人民的反思吗？第二件就是你们“偷袭珍珠港”事件，这是要提醒日、美两国要反思的那段历史是这样记下的，1937 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美国那时还把战略物资钢铁、橡胶、石油等卖给你们，但自欧洲德意发动侵略战争后日本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印度、印尼、泰、缅、菲等。有大量的石油、橡胶资源地区，威胁到美国的利益。1941 年夏，美、英等国联合对日实行了石油禁运，促成了“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结果是日本投降了，你们还专门修了这样一个纪念馆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日本子孙后代记下仇恨呢？还是反对战争，祈求和平呢？听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飞行员，以及有些参与研制的科学家看了其威力和对当地人们致死的惨状，有的神经失常了，有的深悔不该把这样的科研成果用在战争上。1945 年 4 月 25 日，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开筹备会，散会后，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喊“和平”“和平”口号声直冲云霄 1945 年 6 月 26 日，讨论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当年中国代表团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也签了字），其主旨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你们想想，这些年你们都干了些啥？回想抗战后期美国派史迪威将军来中国配合共同抗战，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和防空部队，英国也有部队一起在香港、缅甸、老挝、印度共同抗日，我们南开中学和交大同学，不少都参加了青年军和译训班，配合盟军作战，与英美作战人员都结下了良好友谊，在缅、印作战中，中国远征的青年军，指挥得当，艰苦擅战，曾经被困英军和配合英美联军重创日军，得到盟军的高度赞扬，可战后美国依约派兵驻扎日本，原是为了防止日本重新武装，防止日本不按“波茨坦公告”规定办理。而现在却与日本订了个“共同防御条约”不知是怕日军侵略过的国家对日本动武呢？还是怕对远隔万里的美国受到原来抗日盟友的威胁呢？你们不仅在钓鱼岛事件中唱双簧，还在中国沿海频频搞军事演习，而且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你们还想联合起来搞个“大东亚共荣圈”来当霸主吗！现在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已经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使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能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建设美好家园，要互相之间和谐友好相处，有了矛盾或存在问题，应该通过友好谈判，互敬互让解

决问题。中国人一贯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处世之道，也一贯遵循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高唱“让世界充满爱”走向世界大同，这已在现今国家领导人的所有言论中明白表述了的，我们非常敬佩华盛顿、林肯等美国的领导人，把美国在不到二百年建设得这样好，成了当今最强、最富的国家，而且这次又选出了一个奥巴马当总统。也是给你们国内有歧视“有色人种”的势力一个当头一棒，但请你们反思下近几十年来，你们想当“世界警察”到处想用武力解决争端，有那次是成功的呢？中国和朝鲜发生了内战，你们出兵出枪炮“拉偏架”，结果还是得坐下来谈，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也只是在你们自己国内多了几个阵亡将士纪念碑，也没有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所以建议你们有啥想法，还是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互相尊重，友好商量，求同存异，搁置争端，最好是取长补短，达到双赢。不要强加于人，更不要兵戈相见，中国原来国弱民穷时，四万万同胞都能团结一心起来抗战，何况站起来的十三亿人民，还怕恐吓么！你们最好不要玩火自焚！下面讲点个人对你们人民的感情上的小事，结束我这篇“公告”式的文章。我的大哥 50 年代初即去美国，在 IBM 公司任高级工程师，二哥抗战后期投考空军去美学习，也是 50 年代初又去了美国，八十年代曾多次回来看我，对美国的印象是非常赞赏的，我自己如前所述，在重庆南开中学时，我校常邀请美国、英国驻华部队的球队（蓝、足、垒球）来校比赛，双方有了非常友好的情谊，也欢迎过威尔基副总统来校演讲，也非常敬佩罗斯福总统，对美国的良好教育制度及重视科研人才，科学创新方面很值得借鉴。对日本人民我想说是的，从久远的历史看，两国人民有过良好的友好往来，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有过深刻的交流和融化，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本的反战和友好人士也是以礼相待的，我们聂荣臻元帅甚至把你们遗留在战场上的日本女孩，亲自抚养大，在日本投降后，又送她回国与亲人团聚，充分表现我国仁义之师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1951 年前后，我在江岸工务段工作时，局里分配来一批日本留下的人员到江岸各单位工作，段里施工科来了一个叫古田的女孩（18 岁）文静而略通汉语，见了我们总是双手向前下垂，九十度鞠躬，口称某某先生您好，大家也对她很友善，不久与我们一位技术员谈恋爱了，但组织上示意，将来可能都会遣送回国，所以，没有谈成功。以后她又与机务段的一位日本青年相爱了，在江岸地区欢送他们回国的集会上，气氛欢乐而祥和，她忽然带着那日本青年到我们面前，要那青年和我一起唱个歌，我问他会唱“国际歌”吗？他点点头说：“我的汉语不好，只会用日语唱”，于是我们用各自的语言唱起来，最后同时唱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场面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那歌声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我这正告文章是对所有想用强权、武力称霸世界的一小撮好战分子的。我对各国人民只有祝福他们在和平、友爱、互助的情况下，过得更加幸福、自由、美满！

[\(回目录\)](#)

（二）级友与级友亲属动态：

烟、沪、宁行

李汉浩

我于2010年8月14日，从广州出发飞往烟台老年中心，看望避暑的祁延爽夫妇和郑世德，并亲身体验一下养老院生活情趣。到达的次日（8月15日）与祁兄夫妇，以及住了一个多月，下午即将离去的郑世德，共同会见了当天早晨到达烟台，当天晚上返回大连的徐绍原。5个人能够在烟台会晤并共进午餐，十分难得、有趣。21天后（9月4日）我从烟台飞往上海，住程书绅家11天。9月15日从上海乘高铁一等舱到南京，住南航招待所5天，专程去看望了两地级友和级友亲属。9月20日回到广州。前后总共37天，感到身心舒畅，其乐融融！

下面逐一报道所会见的级友和级友亲属动态：

- 祁延爽夫妇：**2010年5月老两口从南京避暑到烟台老年中心，住在宽敞明亮有套间、阳台、小厨房、卫生间的房间，吃着营养师调配每日花样翻新的伙食，优哉游哉、锻炼身体、修身养性不亦乐乎！老两口9月4日飞回南京，即忙着联系级友的聚会和117期萍踪简讯印刷事宜。祁兄小中风后步行困难，9月16日仍然坚持陪同老李去印刷厂联系出版问题，返回时劳累不堪，越走越慢身体向后倾斜几乎摔倒，幸被及时发现，休息片刻得以缓解。祁兄这种小车不倒尽管推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现已和印刷厂长谈妥：以后再也不要祁兄自己走去印刷厂，有事一律由厂长派人去祁兄家里商谈；萍踪的邮寄工作，也由印刷厂全盘负责办理）。祁兄老伴林汉民在烟台扭伤了腿，一直没有好，回到南京忙里忙外不休息，满房间一拐一拐的招待客人不消停，要给老祁颁发奖章，肯定有她的一半。祁兄的两个儿子祁凡、祁亢，都是第一时间回家看望李伯伯，唯独女儿祁欣没有露面，老李不禁想起这个“小姑娘”：1975年老李第一次到老祁家，曾和7岁的小姑娘祁欣见过一面，几年后老李第二次到祁家，在楼梯上碰见长大了的祁欣，她竟然脱口喊出“李伯伯”，使老李惊讶不已，一直把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祁欣，深深印在脑海里。这一次她为什么迟迟不露面？原来她已经是南京一家颇有名气、产品热销公司的“副总”，业务实在太忙了。两天后终于在百忙中，硬挤出时间赶回家，见了李伯伯一面，谈了几句话匆匆离去。事业有成、后生可畏！老李由衷的高兴。
- 郑世德：**2010年9月4日夜10时，亲自去虹口机场接晚点到达的老李，次日即飞西安与国外回来

的女儿、女婿，同游西安、洛阳、郑州、开封。12日返回上海，13日上午又与老李老程会见马骊平的弟弟马重光于老程寓所，下午同去看望高言洁、并与老李推着坐轮椅的老程，游览了新外滩。17日陪同台湾来上海的陈豫级友夫妇，再一次看望高言洁，19日又陪同陈豫夫妇，宴请王敏之、胡燕鹏、郑筠、武进之等级友。郑兄老当益壮四处奔波不知疲倦，是现今44级有实无名的联络大使。

- (3) **徐绍原夫妇**：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一年间老两口游走并轮流居住在美国的两女一儿三个小家庭里，体验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幸福感受。回国后徐兄忙于117期萍踪的编辑工作，频频与有关级友电话、电脑联系，8易其稿，9月25日萍踪付印，圆满完成任务。接着于10月9日又直飞芝加哥长女、儿子家。在芝加哥住一个多月天气转凉，效仿大雁南飞，又双双飞往德州小女儿家过冬。圣诞节期间，全家老小集中一起，乘邮轮畅游了加勒比海诸国，尽享天伦之乐！看样子，他们或许已选择在美国居家养老了。
- (4) **程书绅**：老李一贯不愿意住在级友家里，怕麻烦人家。程兄却说：“你不是麻烦而是陪伴我”。想想有道理。程兄现在单身一人独住，近两年视力下降严重，一米以内才能看清人的面貌，腿脚无力走路困难，经常自控不住前倾前冲，已经不能自己出门。有老李住在他家，不但可以照料他的生活，更可以和他一起“打的”参加聚会、拜访级友。11天里他和老李，不但参加了十人聚会，还三次出去，拜会了王敏之、刘谦、高言洁，并在家接待了孙素钏、胡燕鹏、马重光、郑世德等人，满足了他的心愿，显得很快乐。老程有个非常好的老邻居，每天都要从楼上下来，看望他三、四次，问寒问暖热心帮助，令人欣慰。
- (5) **胡燕鹏**：9月6日上午老李打电话给胡兄，向他报到、说明来意，请他组织安排和上海级友聚会。胡兄身兼数职，既是上海南开44级的负责人，又是上海南开校友会的负责人，可能还兼有清华校友会的工作，怕他没有时间联系。不料当天下午他就赶到程兄家，马上会同老李去程家（山阴路）斜对面，约一百米远的南馨酒家预定房间，并确定9月11日的聚会日期，及时通知上海级友。之后回到程家继续聊天，谈了不少有关级友的情况，整整忙了一天。胡兄年青时身体清瘦，现在身材魁梧稍胖，似应加强体育锻炼。
- (6) **王敏之**：9月7日老李陪同程兄去世博会附近王兄的新家。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石油馆；住房面积一百多平米宽敞明亮时尚；和女儿住在一起很舒适。王兄身体状况比我们想象好的多，“王胖”现已不算胖，面色红润走路平稳正常，他曾一度小中风、腿疼，但恢复得不错，只是心里老害怕腿

再疼痛而不敢出门。经劝说：他女儿也赞成陪同“打的”，送爸爸参加 11 日的聚会。之后，王兄还参加了陈豫级友的晚宴，以及其他几次外出活动。能够出来活动活动，总比老呆在家里好。

- (7) **张泽仁**：9 月 8 日教师节前夕，程兄被接走参加庆祝聚会，老李抽空看望南开 43 级交大老同学张兄。春节期间老李给他拜年，告诉将去上海，他希望老李住在他家里。这次看见老张，竟然痴呆了！据他老伴说：今年（2010 年）3 月开始，他突然病情加重，痴呆成这个样子：张、李两人并肩坐在一起，他老伴问他：“你认得老李吗？”他点头说“认得”，“他在那里？”“没有来”，“看看他是谁？”，“不认得”。以后给老李倒茶，他要喝茶，给老李吃什么，他也要吃什么和小孩一样。到吃饭的时候，他却要去睡觉，直到老李走了，也没有睡醒。唉！

老李之所以报道这一状况，目的在于提醒退休在家的老人，除了适当锻炼身体，更要注重活动脑筋，譬如：看看书报、学习新事物、给老同学老朋友打电话聊聊天、写写稿子、打打小牌、练习书法绘画、操作电脑等，防止或者延缓痴呆状态。最近网上信息：服用 **V12** 可预防、减缓老年痴呆。不妨向医生讨教。据 44 级友医药专家金蕴华讲：她一直服用 **B12**（弥可保），不会有坏处。老李已购买一瓶 **B12**（几元钱）试服中。

- (8) **刘谦**：9 月 10 日老李陪同程兄看望刘谦。他的房屋改建后，由一楼迁到四楼。刘谦的身体状况，也比我们估计好得多，气色温润步履稳健、上下楼梯自如、嫂夫人汪贤烈相对年轻身体好、住房宽敞明亮装修不俗、和女儿等同住，状况相当不错。可是自从他的膀胱作了手术，插上导管吊个尿囊以后，就忧郁起来。他总是怕这怕那：怕尿囊漏尿、怕尿囊满了不好办而不敢出远门，下楼散步也不敢超过百米、更怕去医院……。但他所怕的事，并没有发生。其实即使偶然漏点尿又有何妨？换条内裤而已。咱们都已活到八十多岁了还怕什么？寄语刘兄：珍惜良好条件、身在福中知福、知足能够常乐、大可不必忧郁。

- (9) **上海聚会**：在胡燕鹏级友组织安排下，9 月 11 日山阴路南馨酒家出席聚会的有：江贞仪、沈同葆、武进之、胡燕鹏、郑筠、顾景高、王敏之、曹希祖、程书绅、李汉浩等十人之多。其中沈大姐今年（2010 年）已 89 岁高龄，平日很少出门；曹希祖过去也很少参加活动；江贞仪、武进之的老伴身体不好需要照料；顾景高的社会活动很多。他们能在阴雨天远道赶来参加聚会，实在难能可贵。说明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令人感到欣慰。会上大家交谈了不少各地级友的近况，然后互道珍重依依而别。江贞仪在 2010 年底，作了白内障手术很成功，值得祝贺！

- (10) **孙素钊**：11日中午她去火车站，接从四川第一次来上海的亲戚，所以未能参加聚会。第二天上午她冒着□□雨打着伞赶到程家会晤，程兄拿出冰箱里的大龙虾肉和老李做的罗宋汤款待，下午离开时雨停了，这位性格豪爽的马大哈拔腿就走，到静安寺转车时又遇雨，才想到雨伞忘在程家，急忙打电话来问。
- (11) **马重光**：已故级友马骊平的三弟马重光，2005年陪同大姐游台湾与老李相识，他一直住在上海，闻讯于9月13日上午到程家与老李相会。恰逢郑世德已回上海，他们亦有一面之缘，于是四人相聚于程家，晤谈甚欢。马兄比我们年轻十几岁，身体硬朗健康。中午一同外出午餐叙谈，然后互道保重依依离去。
- (12) **高言洁**：13日中午送别马重光后，郑、程、李三人一同“打的”去拜访高言洁。高兄上世纪80年代初，曾由上海城市工程设计院，派到深圳负责桥梁等工程设计，那个时候，去深圳可是发财的好时机，高兄却是一丝不苟两袖清风。从深圳回来，全家仍然长期蜗居在：1957年入住的一间朝北、黑朦朦房间里，直到2005年与他共用厨房卫生间的拼居人家搬走了，租下他们朝南的房间，冬天才有阳光晒进屋内。老李曾问高兄：“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买套大点的房子”，他委婉的说：“我这么点工资，那里够买房子？”。这种艰苦朴素一尘不染的作风，是南开“允公允能”精神的具体体现，着实令人敬佩。但是积劳成疾的他，腰弯背驼再也伸不直了，如今独自生活困难重重，又有谁来过问呢？
- (13) **郑筠夫妇**：9月15日上午老李辞别程兄，“打的”到虹桥郑筠兄家里相聚，恰巧郑世德兄有事商谈也到郑家。郑筠老伴王玉芝多次参加44旅会比较熟悉，见面后热情招待，又倒茶又冲咖啡，中午做了一大桌子十几个菜，结果当然是剩的比吃的多得多。郑筠兄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精神抖擞，是44级腿脚好可以外出活动的少数级友之一。下午1时许郑兄派车送老李去虹桥火车站，两位郑兄也同车去参观新火车站。虹桥火车站和虹桥机场一样宏伟壮观，体现中国真是”国富“了！

后续信息：2010年12月初，郑筠携夫人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6日中午相约与广州级友餐聚，可惜今非昔比，想当年鼎盛时期，广州级友有七人之多，如今只剩二人，又逢曹兄出院不久身体虚弱，当日不克前往，仅有老李一人参加。餐后，郑兄夫妇转道深圳返回上海，依依握手道别。

近日信息：2011年2月，郑兄因颅内供血不足突然昏迷，急送医院治疗，现已无碍。老两口同住一间高干病房，安心休养优哉游哉。

(14) **刘秉公**：9月16日南京祁兄组织安排好18日的聚会，17日即与老李“打的”看望刘兄。出租车停在单行线路口，不能逆行进去，行动不便的祁兄，艰难的走了十几分钟才到达他家。刘兄早年身体好，曾积极参加44旅会，后因老伴白墨君身体欠佳，为了照顾老伴再没有参加旅会。老伴去世后，他感到自己身体大不如前，已不肯出门参加活动。但是我们看到的刘兄，身体也比传闻好。家里请了保姆，生活安排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保姆端出几大碗饺子招待来客。道别时刘兄送客到路口，对比之下，其腿脚走路状况，比祁兄好得多。望刘兄消除忧虑，保持乐观情绪，坚持锻炼身体，延年益寿欢度晚年。

(15) **马伯伦**：9月18日上午老李参加南京级友聚会，看到已故级友马骊平在南京的大弟弟马伯伦兄，马兄是历史学家，正在撰写南京地方志，能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参加聚会非常难得。1934年秋老李曾与他共同站立在一辆黄包车上，去游南京栖霞山，不幸老李从车上摔下来，昏了过去没有去成。一晃七十多年过去，今日有幸相见，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聚会加午餐四个多小时的交谈意犹未尽，次日下午马兄又应他的小学同学—44级友俞寿颐之约，一同到南航招待所，与老李聊到共进晚餐才依依别去。马兄为了这一次会晤，推掉早先约定的：去南京电台讲述有关嫦娥奔月的节目。事后老李知道这件事，感到十分内疚，有负于南京广大听众，中秋佳节前夕，聆听绘声绘色讲解传奇历史故事的机会！

(16) **俞寿颐**：这位经济学教授退休后，苦心钻研，成为养生保健专家，四处演讲，忙的不亦乐乎。9月初老伴易云，因心力衰竭不幸去世。18日上午他强忍悲痛，按时参加南京44级友聚会，下午匆匆回家处理未了事宜，次日下午又约马伯伦兄，到南航招待所和老李长谈，还带了不少南京特色小食品，这时才告知他老伴刚刚去世的信息。俞兄这种以友为重的情谊，令人感叹，望节哀顺变多多保重！

俞兄于2010年12月上旬到广州，13日与老李相聚于东山王府井酒家吃午茶餐。南京一别再次相聚相谈甚欢，尤其是关于养生保健，各抒己见互相交流相得益彰。

(17) **梅庆奎夫妇**：梅兄因老伴张孟菊身体不太好，老两口一直没有参加44旅会。自从他们搬迁到相当远的南京郊区以后，孟菊嫂更没有参加过南京级友聚会。想不到9月18日上午在祁兄家里，竟然同时出现梅兄夫妇的身影，令人十分感动。中午大家一同出去吃素食自助餐，事先说好实行AA制，孟菊嫂却抢先全部由她“埋单”，并且频频招呼大家尽量多吃一些，真是一位热心讲礼数的人。梅兄体型不胖不瘦行动自如，性格不急不慢不火不温，俨然一副健康长寿相，令人欣慰。

(18) **楼雪明**：已故 44 级友郭一鸣的夫人楼雪明，是南开 46 级校友、是 44 级已故级友楼格的亲妹妹，她的身体不太好，却积极参与 44 级各种活动。曾协助郭一鸣编辑南开歌本、是 44 萍踪的热心投稿者、是 44 旅会多次参加者。2007 年成都消夏旅会和 2009 年北京聚会，她都带病参加。9 月 18 日南京聚会，她更是最早到会的人，和祁兄老伴林汉民、梅兄老伴张孟菊谈个不停，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9) **陆吉超**：他是跨 44、45 级的南开老同学，由于在 44 级的时间短一些，所以很少参加 44 级活动。他的哥哥陆吉良和老李的哥哥李汉溥，是 43 级住上下铺的老同学，他和老李也比较熟悉。但是两人自 1944 年以后，六十多年没有相见，这次本来要邀请他参加南京 44 级友 18 日的聚会，他的听力很差，必须把助听器放在对方嘴边，才能听见说什么，不适宜参加聚会，所以邀请单独会见。19 日上午 10 时，老两口在女儿陆欣陪同下，到南航招待所会见老李，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中午到楼下西餐厅用餐。按道理在招待所用餐，应该老李尽东道主之谊，可是聪明伶俐的陆欣，处处设防不让老李“埋单”，安排她爸爸坐在座位外面挡住老李，富有经验的老李不甘示弱，采用“去洗手间”战术，不料马上被她识破，不等老李离开座位，她已抢先去“埋单”。南京有两个聪明伶俐的欣欣——祁欣与陆欣，同样热情能干，给老李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心神愉悦不虚此行。

2011 年信息：吉超兄患牙疼病，正在治疗中。

[\(回目录\)](#)

2010 年 9 月我的一些活动

郑世德

2010 年 7、8 月份我在美丽凉快的烟台休闲了 50 天，8 月下旬回到上海还是热得难受。9 月 4 日李汉浩从烟台飞来上海，拜访上海的级友，我去机场接他来住了一宿就和他分手，开始我的西安之行。这次的旅游很轻松，我比女儿早一天到西安，下午 5 时飞到咸阳机场，趁机场大巴到市中心区钟楼附近，住入女儿预定的旅店，就和蔡恒联系，他说到我旅店看我，怕我人地生疏，我们在京都旅会见过，已有 20 多年没见了，但不陌生，一见如故，主要是我们的萍踪一直在联系着大家，他对许多级友的活动情况很了解，由于他要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伴，所以很少去外地参加同学的旅会，他很怀念那次级友在西安的聚会。我看他的身体很挺直，体重适中，走路轻松，谈吐幽默自在，是很有风度的老知识分子。

第二天我去陕西外语学院宿舍拜访蔡 恒, 谈谈家常, 说到他的父亲和叔叔 (蔡文政 和 蔡文治)两位将军都是闻名的军人, 他的命运在那个时代`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和蔡 恒谈了一阵, 外面大雨倾盆, 他知道我想试试西安的羊肉泡馍, 就叫了外卖送来, 这虽不是南方人喜欢的口味, 但到西安一定要尝一下, 那羊肉的味道是很特别的. 我吃了半碗就很饱了, 和蔡兄道别, 因他有午睡的习惯, 我就到碑林看看。 1984 年我来过这里, 那时里面还很破旧, 现在修饰的很好, 著名的各大家的碑刻都放在适当的地方, 灯光照明很好, 在碑林范围内新建的一座大型博物馆陈列了许多文物, 看上一天都不够, 因为我女儿在 5 时到达西安, 同时有一家在西安的好友将和我们会面, 我就去旅馆等候了。

我女儿们一行 3 人是从慕尼黑到承德玩了几天, 再由北京飞来西安, 我们非常高兴的和西安久别的朋友叙谈, 晚宴後我的女婿表演了几套魔术, 大家都很开心尽欢而散。

9 月 7 日到 8 日看了兵马俑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上西安古城墙, 吃了西安著名的贾三灌汤包, 著名的饺子宴, 看夜间灯光照耀的钟楼, 鼓楼和金光辉煌的城门楼, 会感到西安在历史上有过的光辉, 海外华侨自称唐人的意义!. 那时秦始皇的暴政已结束, 唐朝开国后有过好几十年国泰民安的日子, 生产力发展, 文化艺术宗教都有很多成就, 那时日本派很多留学生, 和尚来学习, 在西安的文物环境里会感觉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9 月 9 日趁去洛阳龙门石窟的电动火车, 2 小时到达, 住东山宾馆, 和龙门石窟隔依河相望, 在白居易住过的白园到河边过桥, 步行 30 分钟 进入龙门石窟范围, 沿着河岸的石壁上有上万个大大小小的石窟, 原来里面都有佛像, 但在国家不强的时候, 这些文物大量被盗, 破坏得非常严重, 但留存的还是很了不起. 不禁要为这伟大美观的石窟工程和艺术赞叹! 我们有很多时间观看石窟的佛像, 非常精美, 表情生动, 真是美得出乎我的意料! 看得留恋忘返!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隔河相望那一个个童话般的石窟, 配着绿绿的依河, 十分美妙! 正好中国老子学会也在那里开会, 我和一位来开会的老先生闲聊, 他说龙门石窟在佛教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用石窟来保护传承佛教是一个特色. 我坐在宾馆的阳台上遥望对岸的景色如画, 依河缓缓流过, 不禁要为美丽古老的中国感到骄傲而浮想联翩。

我们的怀古之游就要结束, 我们来到大梁古城开封, 看了古铁塔. 和号称清明上河图的 现代旅游亮点, 有些急于求成的现象, 历史古都开封, 郑州并没有太多的印象, 住在开封的州际宾馆倒是一流的, 但客人不多。

9 月 12 日回到上海, 第二天儿子结束在上海三年多的工作回 LA 去了. 我们虽不能天天见面, 但通过互

联网也随时可以联系。

9月17日 陈豫和台湾交大的团队200人来上海看世博会,陈豫和我说:希望在他4天的活动中,能和级友相会。17日他从台湾飞来上海的班机下午1时到浦东机场,就赶到城隍庙里的饭店吃了些东西,我就带陈豫和夫人去高言洁家,因为只有1小时多的时间,好在高家就在附近,而高兄因行动不便,不能出去,他们不但在交大又同系同住一室,还有点亲戚关系,拜会后我送陈豫到集合地,他们还有游江活动。第2天看世博会,陈豫想和上海的同学见面只有在第二天晚上。现在上海能出来的同学也不多了,19日晚上我们(胡燕鹏,郑筠,王敏之,武联珍等)在王朝酒店和台湾的团队一起吃饭,上菜前我请陈豫示范他介绍过的健身体操,他优美熟练的动作赢得大家的鼓掌,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对同学的热忱。来去匆匆陈豫在看了2天世博会后回台湾。

9月21日我的外孙和新娘从STANFORD特来看外公,使我很高兴,他是我看着从小长大的,而今都在STANFORD大学医院,已是脑外科医生,新娘是小儿科医生,只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要看世博会,观光上海的特色,吃佳佳汤包和小杨生煎,和上海的亲戚欢宴,还要和我谈心,关心外公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在匆忙中渡过。

9月的上海有时候还很热,但夏天终究已近尾声.我很高兴在烟台避暑之后,又快乐的和同学,亲人相聚,旅游.过了一个美满开心的九月.敬向大家汇报。

[\(回目录\)](#)

我的病况和处境

云希敏

我患有顽固性失眠症多年,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现在每晚两粒安定,能睡两、三个小时。白天坐在沙发上,有时能睡一会儿。我的生物钟乱了!让我值夜班倒是合适。2009年12月初,一个午夜我坐在客厅小凳子上吃零食,仿佛感到有人推了我一下,醒来睡在地板上,扶着小凳子站起来,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次日上午去医院检查、透视,花费半天时间,最后医生的结论是“没事”,开了点药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又摔了一跤,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等我苏醒时正在输液,孩子们说是脑溢血,具体部位状况都没有告诉我。进院就输液、日夜不停、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

月，从未停顿过。吃、睡、解、输液都在床上。我生平第一次经受这样的治疗。起初女儿、儿媳轮班照顾我，但她们都要上班，儿子请了两位他的同学，分班照顾我。两个多月输呀输呀，这个滋味实在不好过。我请求回家输液，费了很大周折才办通。在家里，我做主，不输营养液，减轻了一些负担。又一个疗程后，到医院透视检查，详细情况孩子们没有告诉我，总算停止了输液。他们说：“再不能摔跤！如果再摔跤，即使治好也成植物人！”我听了并不怕。可到好！孩子们安排一位身强力壮的保姆照顾我，我不能随便走动，她看管着我形影不离，我成了囚犯！现在生活比较正常，吃饭、白天睡觉都还正常。青光眼没有做手术，每顿饭后点眼药。看报时间减少，每天最多一小时，不多看电视。没有什么其他异常感觉，这就是我的近况。

[\(回目录\)](#)

重回六十多年前的宿舍：

陳豫學長（電機 37 級）

我們交大的 LOGO，有一個最早的紀念碑，就立在上海徐家匯校區，「執信西齋」的前方。「執信西齋」，是我唸上海交大，大四時的宿舍，那時是民國三十六、七年。

離開學校六十多年了，還能向大家介紹自己當年住過的宿舍，覺得，很不容易。

這回參加交大校友會主辦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參觀團，我是團員裡，唯一上海交大畢業的。

對於每天緊湊的行程，我一點也不覺得累。我覺得，校友會費心安排這次的參觀活動，安排得「非常的好」

摘录于“交大友声” 442 期 电子报。

2011 年信息：港、澳、穗、韶游

2011 年春节期间，陈豫老两口和其内弟老两口，组成四人小团体，通过旅行社先后到：香港、澳门、深圳、广州、韶关等地旅游观光。在广州期间，还邀请李峻量、李汉浩聚会于中国大酒店餐厅，相见畅谈甚欢。陈豫夫妇是当前 44 级友中，为数不多的身体棒，且乐于出外旅游的一对。

北京联络组简讯

郝秀真

(一) 郝秀真赴南京参加金女大 95 周年校庆：

2010 年 10 月 16 日是金女大 95 周年校庆日（暨金陵女子学院成立 23 周年），北京金女大校友会的 6 名理事，应邀于 10 月 15 日赴宁参加了四天的校庆活动。接站、送站皆有校方安排的食品系师生负责。我们住在校内的南山贵宾楼，两人一间，一日三餐皆由学生负责接送至留学生食堂，饭费全免。16 日的庆祝活动内容隆重而精彩。上午开庆祝大会、我被指定为国内同学代表入座主席台首排，并代表国内校友和同学们朗诵了一篇校庆献词，表达了校友们的心声。其中一段如下：

“我们相信——，母校金陵女子大学，虽然已成为历史，她存在的时间还没有消失的时间长，但她在我国女子高等教育史上，不可没，像不落的星辰，永远在浩瀚的苍穹闪光”。会后在大草合影，下午文艺演出，晚七点在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回顾金陵女子教育的重生与发展，想到 60 多年前，风华正茂的我们还在这里学习，而今已是将满 85 岁的老人了，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二) 北京同学近况：

北京联络组年前在陈理家开碰头会，考虑到同学们都是龄、体弱，因此决定 2011 年冬季不搞团拜、聚餐，而是采用电话拜年的方式联络同学。除梁国培和金奎励因病不能参加外，由潘非、王恕铭、吕文钧、郝秀真四人分头电话贺岁采访。今汇报如下：

《1》于风（梁德芬）、王垦与管珑学友，胡邦秀、毕世英、熊秀

文、潘瑰智、秦明华、李淑华、赵予秀等学嫂，她们或独居、或随子女合住，除有宿疾定期跑医院外，皆平安无事。特别是李淑华学嫂还随小辈坐轮椅去上海参观了世博会。

《2》多年住社会福利院的杨昌风、于效谦伉俪，年前乔迁院内较大房间，其电话改为：82999165。

《3》住院治疗手术者有以下四位学友：

- (1) 余永年年前因膀胱癌住院治疗三个月，学嫂沈明珠亦因骨折住过院。详情参看余兄的“简报”。
- (2) 梁国培的夫人张春霖于 2010 年 12 月份，在梁兄的陪同下两次去丰台 302 医院（肝病中心）作肝细胞癌手术治疗，年前出院，如今已可以外出散步。
- (3) 张存浩 2011 年 2 月 14 日，在 301 医院作了肾囊肿切除手术如今在家疗养。
- (4) 级友张素初同学（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之女）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中午 1 点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2011 年 2 月 6 日上午 10 点，在北京八宝山公墓菊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重庆南开中学一九四四级全体同学、原中央大学、外文局等单位，皆送了花圈。2011 年 2 月 19 日，在素初同学工作多年的美国纽约，华人社团理事会等，举行了追悼纪念会，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彭克玉先生，亦参加了追悼会。

[\(回目录\)](#)

报平安

——根据级友间的电话、电子邮件、视频通话、书信往来等收集整理取得，可能不一定十分准确，却是平安无误的。希望这个栏目，长盛不衰，覆盖更加全面：

- (1) **徐国棣**：44 萍踪第一任总编，曾为 44 萍踪立下汗马功劳。2010 年暑间，为编辑 117 期萍踪简讯，舍弃了去两个老姐姐家会晤的约定。据女儿讲：妈妈今春（2011 年）身体略感不适，头昏，供血不足，需要调养。然而，有其母必有其女，女儿郝荣英，热心报名参加萍踪简讯编辑小组，受到热烈欢迎。
- (2) **郑仁伟**：定居于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鼓浪屿老宅，生活有规律。平日身边有保姆照料、春节期间儿子等家人从海外回来，共享天伦之乐。据她最近在电话里讲，也感到头昏供血不足，但无大碍。
- (3) **蒋世承**：多年患有坐骨神经痛，2011 年突然大发作，疼痛难忍坐卧不安，经过针灸治疗见好，但进展缓慢，腿不能弯。本已应允给 118 期萍踪简讯写稿，也因坐不稳而无法动笔，只好推迟到下一期了。

- (4) **蒋维敏**：孙步相级友去世后，她离开女儿家，没有回到原来居住的农垦宿舍，搬到刚刚装修好的步相原单位分给的住宅。请了保姆陪伴照料生活。尚望调节身心、节哀保重！
- (5) **丁成瀚**：仍然每个星期到对面保健所打吊针。保持身心稳定状况。
- (6) **黎功勋**：为减少高血压的困扰，已戒酒、少喝酒，注意养生保健，身体状况良好。
- (7) **王铁生**：长年忙于写作、上网，精力充沛。近日迁入杭州绿城蓝庭陶新居，更显忙碌。
- (8) **申蕴如**：2011年3月，从旧金山回到上海，整治牙齿。
- (9) **曹仲华**：2011年春节前，因长期胃口不好、体重下降、腿脚无力住院检查，春节期间回家休息，过后继续住院检查、打吊针。于三月初出院回家休养。医院约定：两个月后，再去复查。
- (10) **朱正**：2011年3月3日，住北京协和医院，做腹部5.18厘米主动脉瘤，全麻下行主动脉内隔绝微创手术，放主腹支架一个、髂支架三个，手术非常成功，于3月15日出院回家休养，隔月复查。马骊平大弟弟马伯伦夫妇，3月初从南京赶来，住在家里协助照料。
- (11) **茅以华**：2010年全年迄今，一直遵循医生的安排：每个星期一至星期四，住在中医院调理治疗，每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回家休息。春节放假7天，茅兄得以回家上网，参加44级友视频通话互祝春节，茅兄声音宏亮底气足，健康状况不错。
- (12) **丘第荣**：2011年春节，曾去玉林老家省亲。2月患感冒，一度未能参加视频通话，级友为他担心，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他不去医院就医，只在家里自行治疗，很快痊愈。老大哥精神抖擞、老当益壮！
- (13) **梅仲力**：2010年，梅兄即曾有意去南宁旅游并看望丘兄等，因故未能成行。2011年春节期间，亦曾打算到大陆旅游，又因大陆春节长假，交通住宿诸多不便，未能成行。或许下半年可以成行，欢迎！欢迎！
- (14) **金安乃**：前两年大腿骨折痊愈，2010年学习电脑有成效，已经可以上网自娱。
- (15) **王一亚**：身体仍然很棒，老伴身体欠佳，长年陪伴在侧，难以外出活动。

[\(回目录\)](#)

盘点 2010 年

黄拯民

盘点起来，我在 2010 年过得还好，只是体检时，因检验人员水平低，误报肿瘤特异生长因子数值超标。后经复查，一切正常，于是放下心来。不过曾因心区不适，紧张一下，经医院检查，尚无大碍。冬天重庆也很冷了，主要是湿冷，日照太少，好在可用电暖，所以还可以过得去。

[\(回目录\)](#)

我的近况

余永年

圣诞已近，兔年在望，敬祝级友新春快乐，健康长寿。先后收到台湾江家晋、袁昌炎、陈豫以及大陆诸级友的贺卡、贺信、贺电，深表感谢，由于多种原因我就不单独回复了，希望格外谅解恕罪。

2010 年 7 月 4 日，我首次血尿 2 次（B 超膀胱实性结节），8 月中旬，又发生两次，9 月中旬连发 3 天，日益严重，经北大三院术后确证：膀胱癌 Bladder Cancer! 全名“膀胱 {浸润性} 乳头状尿路上皮癌”。小腹 15cm 的刀口，癌瘤高 2cm，基部宽 2.5cm，切除肿瘤后即缝合。因糖尿病，伤口愈合甚慢。又因患前列腺增生，又引起排尿困难、后又尿失禁。因此住院约 3 个月，两次转院。我恐怕受不了化疗、放疗等治疗措施，便回家服中药和一些含抗癌性次级代谢产物的真菌药物，效果如何？拭目以待！“尽人事凭天命”，反正我已赚到快 30 年了。2009 年 5 月，我被邀请参加第 5 届国际药用菌会议后，考虑晚年应为中国菌物学最后做点贡献！经与有关同人商定：主持、组织、主编中外炎黄后裔中的菌物学专家、教授大家来总结 60 年来新中国菌物学发展概况、成绩及其闪光点，为未来发展献计献策，书名暂定为：《中国菌物学六十年》。定期 3 年（2010-2012）完成。过去的一年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基本上组织、发动 90% 以上的相关专家学者来参加、撰写各种篇章，群策群力，进展可嘉。突遭绝症，大大影响书的正常进展和完成，似对人意志和毅力的考验。

对孙步相级友仙逝深表哀悼！盼孙夫人节哀顺变，善自珍摄。

[\(回目录\)](#)

庆新年、贺新春

戴宜生 李淑琼

往年到了年节，常忙着互赠贺年卡，今年我想改变一下：因友伴们最关心的还是我俩的身体（反过来，我们也是关心着友伴们的健康）所以不如乘年节时，写一份我俩健康、生活情况的汇报。庶可稍慰大家思念，也是拜年。汇报如下：

2010年，总的说来，我二人的身体比最坏的情况要好，全年无住院、无病危，这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属大幸。近一二年来，虽然因年龄关系，我们自觉精力大减，体况不良，但医生认为，就我们的年龄来说尚属中等或中等偏下。常有人鼓励我们“米寿（88岁）将临，期颐茶（108岁）寿”，但环视诸友也有同年龄段的友伴先我而去，有的卧床不起等等。当然也有友伴仍精神矍铄，健步如飞的。所以我们算中等，合乎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而且我们晚年家事无负担，生活无忧虑，又值“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的幸福感也可打中上的分了。

还是说说具体情况：2010年淑琼外出全靠轮椅（离京外出旅游，已纯属幻想。）坐轮椅也只能十天，半月一次在附近小区公园晒晒太阳，近期已发展到在家中走不动，从卧室—客厅—厕所都要拄拐，而且走时摇摇欲坠，必须十分小心。我是早在二、三年前就依靠拐棍了，但仍坚持每天走路，不过走的距离已愈来愈短，每天不过500米左右。而在路上蹒跚而行，每有年轻人来扶，特别是上坡下坎时，这也说明北京的社会公德大有长进。淑琼的耳朵基本上听不见了，说基本上因她有时拿起电话还能听清对方是谁。现在我给她交谈，基本上用的写字板，我俩天天上演“夫妻识字”。但她说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中气十足，可不断地说20-30分钟，哇啦哇啦，令人很难相信她是老年多病。我现在耳朵大部分丧失听力，如靠近我，说得慢，我自可听懂多半，听电话也是这样，须要对方慢慢说，像以前广播“纪录新闻”那样，我可懂。淑琼现脑子已较前迟钝了，以前看电视，听不见声音就看字幕，现在字幕看不全了，所以对电视剧情节茫然，不过看有字幕的新闻播报还是可看懂大意的，而中央四台—中央对外中文台，《中文国际》的新闻大多有字幕，所以比较爱看中央第四套节目，我现在思想也较前大为迟钝了，大概是2010年初出版

的《戴宝自选集》耗尽了精力，所以自那以来以“民犹劳止，迄可小休”为原则，一年内只写了二到三篇短文，还都是不像样子的东西。但思想上还是好高骛远，天天想要写这、写那，结果是落不了笔。就这样胡思乱想也算老年无事中的一点消遣，另外，我现在生活上丢三拉四，较以前为甚，也是脑部老化的象征，类似拿着眼镜找眼镜的事是经常的，至于淑琼的老病，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心、脑血管病，经过她多年磨练，现已有“虱子多了不咬”的感觉了。

——摘自 45 形影网——

[\(回目录\)](#)

新老残游记

李峻量

年过八旬，体力日衰，两腿乏力，动辄失衡，真正的老而残了。而又童心未泯，略微舒心。极思出游，以遂与亲友重聚之乐，又深怀故乡情结！听费翔“故乡的云”唱到动情处，会以指抹去腮边泪！竟由子女于近两年多次陪我出游，特此奉告学长们，以互慰互勉！

2009年5月，四儿崇晓陪我乘“和谐号”动车组一等座，自合肥到武汉女儿崇皓处，住了近一个月，期间曾去交大同室至交李宝林夫妇家小住一个礼拜，既叙旧情，打牌为乐，又承他女婿开车，送我和崇皓畅游了东湖新景区，以及过江隧道、武汉新市区等，深感现在发展之快！之后崇晓护送我去了广州长子崇明夫妇处。他们主要是为了照顾外孙而住在女儿女婿家，均待我极孝敬。在穗期间得数度与仲华、汉浩学长欢聚，且蒙他们带我尝遍广州美食，又叙家常，也去中山大学等地拜访了堂姐、堂妹等亲人，均十几年没见了。在穗即与曹、李二兄相约一定参加北京聚会。故于09年9月10日由崇皓陪同我，提前两天到了北京。不意清晨到站，北京出站线路太长，服务又差，出站后外孙来车，只能停在大天桥另一侧路边，致使我爬上爬下，犯了病，沿路呕吐，幸好到宾馆后，经崇皓交涉，得文洁电话安排六楼住下，服药后得以缓解。北京聚会已有报导，我这次既与故交重叙友情，又结识了众多新友。一年多来，都收到了新年贺卡。因为都是真正爱国主义教育家，张伯苓的熏陶下长大的青年一代，心都是相通的！

进入虎年后，合肥家中有了暖气，崇明夫妇、崇皓均自外地回来，崇旭、崇晓本就分居在合肥。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花开时节又想回故乡遍访亲友，更想回宁乡给祖父母及叔叔婶婶老人们扫墓，和

寻觅儿时旧踪！乃于5月份由崇皓陪我，经武昌去长沙与崇明一起，去到祥运内侄女家中，把他们表兄弟姐妹共十八人请来团聚，好生热闹。适逢端午节，均带来粽子、糕点之类。侄女夫妇本系医生，自己开有整容诊所，小有名气，住处有花园鱼池及凉亭、竹林，待我们亲情浓厚，三日后崇明兄妹陪我，并邀约了堂兄一同坐汽车，回到离别了43年的故乡--宁乡。住堂弟家附近一宾馆，故乡旧城变化太大，旧时街道已大部分改观，原有房舍面目全非。寻至小西门及日新巷等小时住处，也难觅旧踪。俗话说：老看儿时天地宽。到小西门山顶原香山寺所在处，已只剩下几颗参天大树。原寺已换成几栋高楼，小时偌大一个林园竟如此狭小，令人怅然若失。当天去拜访了县政协及统战部。因家父也算参加过北伐和抗战的将领，受到他们设宴款待，翌日我们也回请他们。当日下午天气晴好，便去祖父母及叔婶墓地祭奠。宁乡县志办主任详细介绍了宁乡发展的现状和规划，令人鼓舞，也是家乡人民的心愿。

2010年6月我们又去了株洲崇明家，他岳母三个女儿家都住一栋楼房里，每日热热闹闹，兄妹俩又抽空陪我去郊区他们姨妈家，过了几天田园生活，实在是一种享受，吃的是自种无公害蔬菜，后院喂了几十只鸡。日收土鸡蛋一脸盆，每日杀鸡设酒，天高皇帝远，纵谈天下事，真乃有桃花源之乐也！6月17日崇皓又陪我一同去了岳阳堂兄家，畅游了新建的岳阳楼，和金鄂山公园及玉佛寺。市府花巨资将岳阳楼修建一新，依山引水，廊亭环绕，渠水萦回，多处碑亭古迹，正楼大厅中有：岳阳府尹滕子京所书范仲淹岳阳楼记，崇皓用相机拍下了这有浩然正气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文。我看这比唱几首红歌更能教育、启发中华儿女、仁人志士，更加热爱人民、心怀天下。2010年10月中旬堂兄峻藩夫妇自岳阳来合肥，想去南京作旧地重游，还想去上海看世博会。我即陪他们于17日上午，坐火车同去南京。先期请祁延爽代为定了南航宾馆的房间，即坐公车去了御道街。当天下午陪他俩去夫子庙游览了秦淮夜景、品尝了干丝名点。第二天上午又去游了雨花台公园。下午他俩自去明故宫、逸仙桥以及总统府等地游玩。祁延爽夫妇陪我去拜访了刘鹤守、邢淑洁家，受到盛情款待，晚餐极丰盛，欢声笑语。老夫子家真是“学富五车”，房中藏书真不止五车。餐后谈及各家生活状况，夫子拿出淑洁平日新练书法夸赞时，淑洁笑着阻止他出示。我们一看，均大为赞赏，的确是我们同辈中的佼佼者，也为他们能更好地安排多彩的晚年而高兴。当晚延爽邀我去他家住，两口子及一家人对南开级友的情谊是有口皆碑的。第二日又坚邀我堂兄嫂一同到他家中餐，因祁亢给家里送来了螃蟹，又备了酒菜，并于饭后要祁亢开车送我们去了车站，令堂兄嫂深为感动。祁兄自动手术后，行路已需依仗而行，虽有汉民嫂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自己仍坚持锻炼，晚辈又孝顺，仍是令人羡慕的和谐幸福之家。到虎年将尽兔年将至时，崇皓、崇晓又陪护我到了深圳（孙李玮寰已在深圳就业、购房），游了大梅沙，过了春节，行文至此又已一同来到广州崇明家，拟过了元宵节再说。（待续）

[\(回目录\)](#)

朱正大哥：您好！

赵予秀

我是靳冰的老伴，若我记忆无误，他与骊平大姐还是小学的同学哩！大姐生前对我很照顾，大姐的音容笑貌永在我心中。靳冰走后，限于我的健康状况，无法参加外地旅会，但只要是北京的，我都不缺席。我对他的许多同学都是从四四萍踪上认识的，每期萍踪都看得较仔细，对萍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出版萍踪的大哥大姐们，均已届耄耋之年，已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这个我很理解也很同情。如今你们五位大哥，不顾年迈体弱，毅然挑起重担，我非常感动，向你们致敬、致谢！我学过一点电脑，但由于眼疾，且汉语拼音也忘了，所以至今仍是个电脑盲，无法成为志愿者，一点忙也帮不上。只是在资金方面，我可以略尽绵薄之力，请如实相告，我当即汇上。我虽体弱多病，但万幸生活尚能自理。养老问题我非常理解国培大哥的困惑，不过我还是主张居家养老为上。不再啰嗦了，请代向另外四位大哥问好、致敬！

编者按：已故级友靳冰的老伴赵予秀，是南开44级友各种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值此44萍踪编辑出版陷入危难之时，写信给44萍踪志愿者编辑小组成员，予以热情的肯定和鼓励，编者仅代表编辑小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萍踪简讯资金问题，在前任财务总监郝秀真管理下，到去年底，尚存资金约两万元（现由周月华管理），目前每期萍踪简讯费用不到两千元，估计三、五年内没有问题，谢谢关心！

[\(回目录\)](#)

朱大哥

陈文恕 郎雯

朱大哥：近来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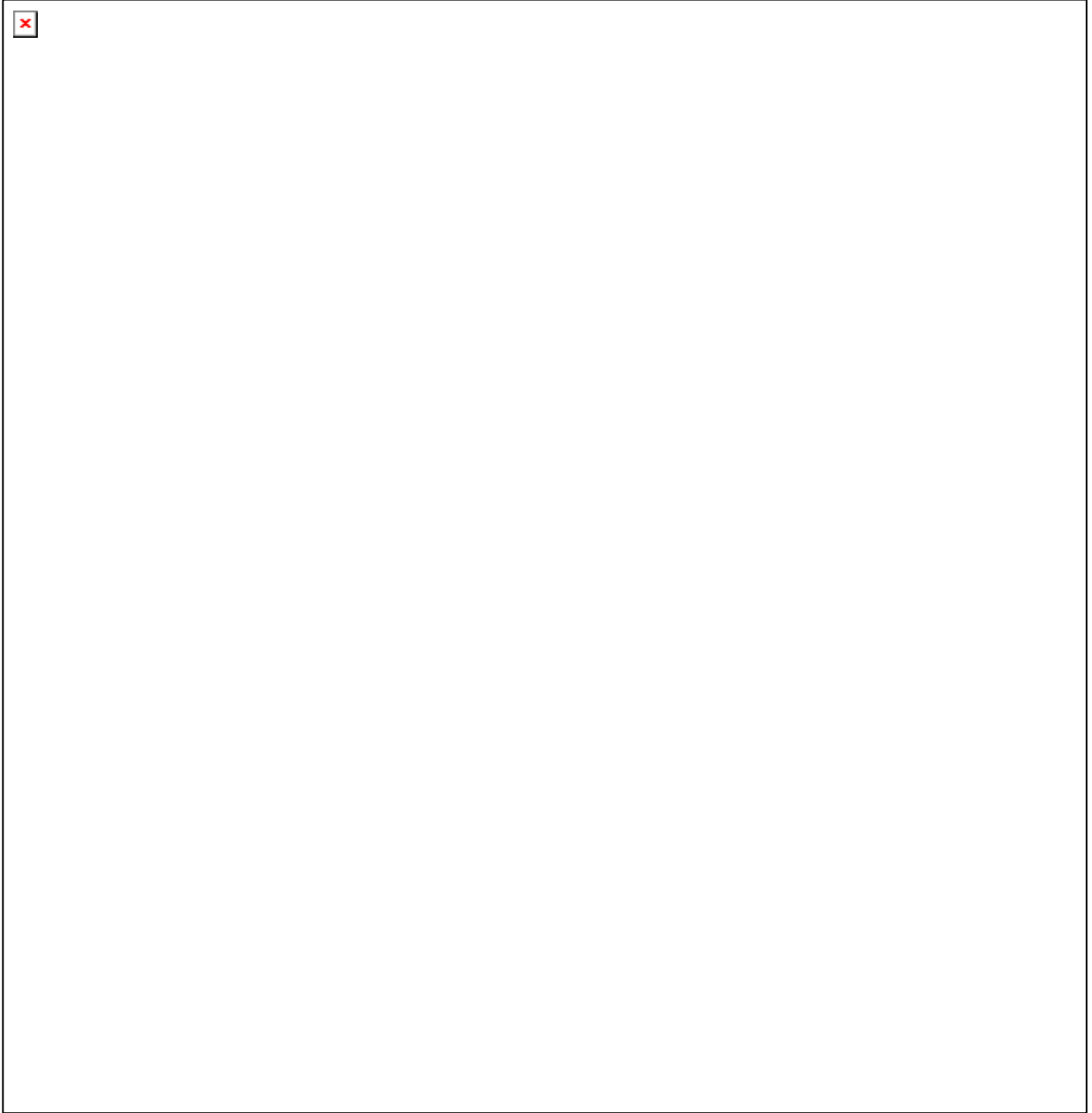
今年我们曾去加州、德州及新墨西哥州各跑了一趟，主要的是与亲友聚聚。文恕已将双眼的白内障摘除，不再近视但因有闪光及老花仍需戴眼镜。我最近常会头晕。几经检查，就是耳内平衡身体的液体内，掉进死细胞之类的东西。医生嘱我每天做几个特定的运动也叫做物理治疗，好像有点帮助。今年感恩

节前三天大雪，温度降到华氏九度。这是多年来西雅图少有的现象。北京天气很冷了吧！请多保重。

[\(回目录\)](#)

歌曲：聚餐会上快乐多

郝秀真



[\(回目录\)](#)

从一滴水看大海

——略谈建国 60 年我政治境遇的变过

蔡 恒

东西方都有类似的谚语：“从一滴水看大海”。意思是一滴海水中的成分与大海一样。同此，从一个人的境遇，似乎也可以看出，建国 60 年人们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回顾过去，我本人从政治层面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1980 年我是“战争罪犯亲属”：建国初人民日报点名我的叔父 蔡文治将军为“恶名昭著的战争罪犯”，我家 90%以上的亲人在海外，1949 年我脱离家庭，在香港辞别父母，回国投身革命，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工作时，向组织书面汇报与叔父划清界线 但战犯家属的帽子如达摩克利斯剑也已悬在头上。文革期间，两度进牛棚，九死一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第二阶段：1980—2005 年我是“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的亲属”：抗日战争期间父亲蔡文政将军，任国民革命军 27 军参谋长，率部扼守潼关——临潼一线，与黄河对岸风陵渡侵华日军相峙，保卫大西北。叔父蔡文治将军，一直掌管口口高统帅部对日作战计划，对台儿庄、徐州、武汉、长沙各大战役，作出布署；又担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代团长；曾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后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945 年 9 月 9 日随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字、献剑投降。晴天霹雳一声响！1980 年 9 月我叔父蔡文治应叶剑英邀请回中国访问。（叔父当时是美国国防部顾问。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我叔父是国民党首席代表，叶帅是共产党首席代表，虽政见不同，但私交甚好。），叔父在北京和叶帅会晤后，由国务院派人护送来西安，与我亲人团聚。即刻去掉“战犯家属”帽子，成为“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的亲属。”。全家如释重负获得新生！

第三阶段：2005 年至今，我是“为我国抗日战争作出杰出贡献，令人尊敬的老一辈革命家亲属”：2005 年 9 月 3 日，日本投降 60 周年纪念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9 月 2 日，我国首都北京隆重举

行了《北京和平宣言》签署和《北京和平墙》揭幕仪式。我应邀前往北京，与一百名解放军将军、一百名美、俄（原苏联）等国将军一起，在宣言上庄严签字。大会给我的邀请书，称我为“您是为我国抗日战争作出杰出贡献，令人尊敬的老一辈革命

家的亲属”，并说“我们恳切地请您在《北京和平宣言》签名，并以《北京和平宣言》签名人的身份，参加《北京和平墙》的揭幕仪式”。我如期如约前往，受到隆重接待，光荣完成任务。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邢质斌播送大会消息约4分钟，一分钟为会议概况，其余3分钟全为我一人签名、填表、发表讲话：“在抗日战争难忘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我们千万不可忘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等全面完整的报道。

建国这60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4个孩子由“黑五类”变为国家的人才：老大开了公司，第一个有房有车，进入了小康；老二留学日本，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老三在陕西师大附中主管学生学籍十余年；老四留学日本，现为日本一公司副总经理。他们均健康茁壮成长，事业有成。抚今思昔，建国60年，由“恶名昭著的战争罪犯亲属”到“为抗日战争作出杰出贡献，令人尊敬的老一辈革命家亲属”，我怎能不心情舒畅、延年益寿呢？推而广之，许多与我类似的老知识分子，尽管情况不尽相同，过去60年，他们的政治境遇，一定也有自己的苦涩，自己的甜美，我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碧波万顷的大海，我则真真正正是小小一滴海水。今年我八十有五，身心健康，精力充沛，“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我常与友人自勉并互勉。在走到人生边沿前，我一定能看到我们祖国实现伟大复兴，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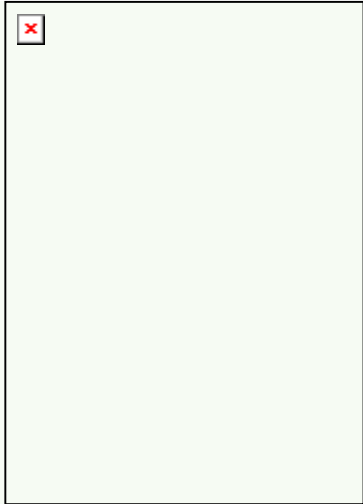
[\(回目录\)](#)

网上金蕴华

-----金蕴华 60年代青蒿素"523"研发项目副总指挥

2009年09月27日 15:45

 来源：搜狐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学子回归祖国，建设百业待兴的新中国。金蕴华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和发展机遇，与同校同期毕业的我国“两弹一星之父”邓稼先博士等人一道，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程。那一年她 25 岁。

1950 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杰出高级制药专家（制药工业）。

为新中国制药业写下“第一章”：

金蕴华回国后被调往北京医学院任教，同时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导师。当时新中国正值抗美援朝和西方国家重重封锁。同时，[血吸虫病](#)等恶性传染病肆虐大江南北。严峻的现实要求年轻的共和国必须自力更生生产药品，而且是从最基本的化工原料开始。金蕴华与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制药化学专家及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毕业生们，毅然担起了这付重担。

没有教材，金蕴华自己编写；没有实验规程，她自己设计；没有英汉化学词典，她自己创译。她培养的学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药物化学人才；她编写的《药学文献》一书，第一次系统详尽介绍了国内外主要医药化学专著，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制药领域工具书。

为中国制药业建功立业：

在金蕴华的人生里程中，有这样两件事情很令她欣慰与豪迈。一件是由她主持了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新化学实体首例药物——青蒿素走向世界的过程。

60 年代初，[疟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滋生肆虐。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非洲平均每分钟就有

一名儿童被脑型疟夺去性命。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新型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开发，金蕴华被任命为这一著名的“523”项目的副总指挥，负责药物开发及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谈判。

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新化学实体首例药物，属于倍半萜过氧桥化合物，结构独特，从未被人类用于疾病治疗，所以备受世界瞩目。世界卫生组织特派其热带病司疟疾处官员组织国外知名专家来华，对青蒿素的毒性、药效、药动学、质量、剂量、剂型及临床情况进行研究，并按国际新药注册标准进行评价。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北京召开青蒿素专项研究大会，美国的陆军研究院、英国热带病学院均派重要官员参加。年轻的共和国为人类健康倾注着至真至诚，金蕴华是参加者也是见证人。

由于青蒿素其血药浓度在国内无法测定，金蕴华就奔波在瑞典著名医药院校研究院所之间。她先用七氟丁醇从病人血液中提取青蒿素类药物，再用高效液相色谱后柱法和纳克级含量生物（体液）分析法进行测定分析，论文发表在《瑞典医学学报》上，并被瑞典国家药监局采用至今。

另一件事是1982年，金蕴华率团攻下了我国与瑞典合资组建华瑞制药公司的那场历时4年之久的高难度谈判，推进了我国医药领域的国际合作进程。

金蕴华不仅曾是我国制药领域一位资深的技术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谈判专家和国际交流专家。1978年，我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终于被打开，改革开放的新中国要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国家经贸委代表中国政府与瑞典签署了在科技、工业等方面政府间的协作协议，共有包括制药工业在内的11个领域。1979年4月18日，金蕴华受命代表国家医药管理局（SPAC），率团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继续谈判。

当时我国尚无《合资法》，她就学习先进国家的相关法律，借鉴国际惯例，边探索边学习边总结。由于她知识面广、反映快、英语词汇量大、水平高，还有她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光明磊落的敬业精神，赢得了所有外方人员的敬重。1982年9月15日，历时4年之久的谈判项目——中国瑞典合资组建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约。这是新中国制药工业走向世界的极为艰难又极为重要的一步。当所有外方人员向瑞典方向为这位“金老总”举杯致贺时，金蕴华已离开北京到瑞典的乌普撒拉大学任客座教授了。正如当时媒体报道：“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时她已近花甲之年。

为中国制药业架“桥”造“船”：

1978年，国家医药管理局（SPAC）成立后，金蕴华任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作为我国制药领域权威专家，金蕴华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前沿，为推进我国制药工业与国际接轨，为新中国制药业出口海外、走

向世界架“桥”造“船”。

一方面，金蕴华积极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来华讲学，创立药物动力学、生物（体液）分析学等学科及课程；另一方面，她还积极向瑞典等发达国家为我国学子争取到奖学金，分别在药理、毒性、药动、药效等方面，培养了我国的药学专家并建立了我国自己的药品安全评价中心。

金蕴华早在 1979 年就曾提出我国制药工业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照国际上对知识产权的规则和建议，国内医药产品必须尽快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为主。

在国外访问期间，她收集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新药审批法规和世界性制药公司新药开发程序及有关文件，在国内率先推广介绍药品的生产、实验、临床、储运、药材种植（GMP、GLP、GCP、GSP、GAP）等规范管理条例，还翻译了《美国制药工业的主导地位和决策》一书，为我国制药工业战略决策、战略目标制定修改，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

金蕴华积极帮助我国制药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相继促成我国制药工业“四大家族”之一的新华制药厂与美国著名公司合作，生产头孢菌素系列产品，使新华制药从原料药到制剂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她还邀请瑞典一家国际著名制药公司，帮助我国最大的制药企业华北制药厂解决了最新生物技术产品工艺——用细胞培养法制造人血浆白蛋白的下游技术处理难题；解决了生产规模的“分离与存化”技术和装备……

由于金蕴华的不懈努力，1983 年她被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聘为顾问，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聘为专家。

1990 年，受联合国工发组织委托，由 U NIDO 与 SPAC 在北京联合举办“药用植物工业利用研讨会”，金蕴华被选为大会主席，为推进我国与世界传统医药的工业化生产，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医药缺乏及“南南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1991 年，金蕴华被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1995 年被国家人事部审定为我国制药领域“国家杰出高级专家”；1998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成立后，她被聘为局长顾问至今。

虽已古稀之年却仍怀报国激情：她仍在思索入世后的中国制药工业如何生存与发展；政府部门应如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政策法规进行适时调整；企业如何使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迅速同国际惯例接

轨等等。她尤其关注着我国自主创新药物研发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燃眉课题。她非常渴望能回到实验室重操课题；她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很相信自己一定还能为祖国再做些什么；她为自己的时光消逝常常会扼腕叹息……。

[\(回目录\)](#)

(三) 訃告与怀念:

(1) 訃告:

訃告 1

惊悉冯林级友，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晨 6 时，突发心脏病，逝世于上海寓所，享年 85 岁。定于 2010 年 11 月 14 日 10 时，在上海火葬场云霄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安息吧！冯林级友一路走好！ 郑世德报道

訃告 2

南开 44 级友孙步相，因长期卧床、心力衰竭，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在南宁去世。享年 85 岁。孙兄一贯热心 44 级各种活动、任劳任怨、幽默诙谐、人缘特好。在主办 2003 年桂海旅会期间，不顾身体虚弱，与夫人蒋维敏积极努力，优质胜利的完成任务，获得级友一致好评。2009-2010 年住院卧床一年多，频频与疾病作顽强斗争、经多次病危抢救、直至动用呼吸机，甚至停止呼吸机，仍然存活一周多，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依依眷恋之情，令人感叹敬佩！

安息吧！步相级友一路走好！

訃告 3

南开 44 级友孙开淳，因患老年痴呆症多年，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重庆去世。享年 89 岁。孙

兄一生坎坷、在历次运动中倍受煎熬，但仍坦然面对。平反后，生活虽然清苦，仍是泰然处之。生前积极参加 44 级各种活动，尤其令人感动不已的是：2004 年南开百年校庆，他勇挑重担，不顾腿脚行动不便，杵着手杖艰难的寸寸缓行，毅然担任接待级友重任，人人称谢。

安息吧！开淳级友一路好走！

讣告 4

南开 44 级友张素初，曾患心脏病、带状疱疹等疾病，2010 年底，自美回国继续治疗调养，不幸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在北京突然去世。张素初级友是：淞沪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她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一生充满了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亲友。常以可贵的爱心，帮助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人民，她考取纽约市政府终生职业调查员，为社会底层无家可归家庭服务，长达十五年之久，获得突出成就奖。其著作《我在纽约做公务员—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她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做了不懈努力！忠实地实现了邓颖超妈妈的嘱咐：“好好学习，广交朋友”。她是我们南开 44 级的骄傲！

安息吧！素初级友，一路走好！

[\(回目录\)](#)

(2) 怀念：

步相走好！

郑世德

听到你在南宁的医院里去世了，心里很有点难受，我们在多次的 44 级旅会中曾无话不谈，和你一起回忆重庆南开的往事，你如数家珍。你对同学的赤子般真诚热情使我感动，自从 1986 年起，我们一起观赏过祖国的美丽河山，你主持的桂海旅会热情难忘，去年我们在南宁相聚时，你虽然有点年老的迹象，但你乐观的精神和风趣的言谈给我很深的印象。没想到不久后你在医院里要靠生命维护机器活着，使我感到人生是多么脆弱，从生到死只要一秒钟，你解脱了。每个人都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很多同学都走了，虽然走得不完全

一样,但我相信他们都是去我们 天上的父 那里, 飘升到那永恒的天国.

再见吧亲爱的步相 阿门!

2010年12月15日

[\(回目录\)](#)

第荣兄转步相兄夫人蒋维敏同志

刘鹤守 邢淑洁

痛悉步相兄去世，谨致悼念，望节哀。回忆级友聚会时，我们多蒙你们关怀。淑洁在南宁出差求助，承步相兄援手。鹤守到深圳，亦蒙他热情接待。鹤守办的《时文专题汇编》，步相兄长期特意订阅以示支持。平生友情，我们未忘。我们老矣，但看到后代成长，亦足安慰。愿我们大家安度晚年，共勉。

[\(回目录\)](#)

信息一则

陈永江孙女到南宁

祁延爽

陈永江的孙女，在孙步相爷爷去世后，专程到南宁看望蒋维敏奶奶。一进门就泪流满面、双膝跪在孙爷爷遗像前，痛哭流涕，缅怀孙爷爷在她读大学时，对她的许多帮助，令她终生感激不尽。

[\(回目录\)](#)

沉痛的心情与感谢

蒋维敏

步相走了，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的悲痛，每天都在怀念、凄凉、孤独中过日子。我失去了主柱，失去了依靠，如今成了寡人。回首步相八十六年的人生，经历了千变万化的时代风云，经受了无数次暴风骤雨的洗礼，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如今正值大好的改革开放岁月，应该苦尽甘来，可以让我们享受一点晚年幸福日子的时候，我们的子、女、孙辈们都很尽孝，可是他却不幸，遭受可恶的病魔附体备受折磨，他始终坚强的与病魔作斗争。住院将近一年，受尽种种病痛，尤其在 ICU 抢救病房，他那非常坚强的拼搏苦斗，着实令人心痛。最终耗尽体能，心力极度衰竭，依然未能幸免于难！

感谢南开 44 级学长对步相：在病中来电话慰问、逝世后来电话悼念。丘第荣、李汉浩、祁延爽、林汉民、郝秀真（汇来 1000 元人民币）、熊秀文、曹仲华、云希敏、郑世德、刘鹤守、邢淑洁、台湾袁昌炎、叶芳兄嫂、陈豫、同琰兄嫂等诸学长，我在此向你们鞠躬了！

[\(回目录\)](#)

广西有南开

丘第荣

广西和南开有点缘分：七十年前，我，一个玉林土生土长的青年，千里迢迢，单枪匹马，跑到重庆，进了南开读书。解放后，王锡仁，即现王宙，一个北方人，曾读南开的同学，却南下到我的家乡玉林工作，并在那里成婚，生儿育女，砸下根了。此后，桂林来了滕留寅一家，柳州来了陈永江一家，南宁来了孙步相一家，都是落地生根，“永久牌”，孙兄小女儿的婆家竟然在玉林，我的家乡。1993 年我回老家探亲，除陈永江外，其他三人都见面了。在南宁，孙兄曾带我去一家茶馆“饮茶”，还说那是伟大领袖到过的地方。

2005 年，我回南宁定居，情况变了，滕兄于 2001 年去世了，永江也于早一年离开了我们。孙兄和我同住一个院子，我们去过夏威夷茶楼饮茶，也久不久同去湾仔味饭馆吃饭，红烧大鱼头是大家都喜欢的一道菜，孙兄爱喝啤酒，我也陪着喝一些。但时间不长，孙兄身体就显得一天不如一天，2009 年，郑世德兄来南宁玩时，他还勉强作陪，不久就住院了，折腾了一年多，终于 12 月 14 日走了。现在就只剩下王宙，我无法和他通电话，因为他耳朵已经聋了，和人交流，只能笔谈。莫叹好景不长在，留下的情缘啊，将如春兰兮秋菊，永无绝兮终古！

后记：南宁有南开校友会，人数一百多。当然，多是年轻人了。

[\(回目录\)](#)

（四）119 期征稿启事:

萍踪简讯 119 期，定于 2011 年 8 月出版。请 44 级友和级友亲属继续踊跃投稿！ 119 期萍踪简讯的主要内容:

（1）“级友和级友亲属动态”：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每期萍踪简讯的主要栏目。为了延续“44 萍踪简讯”这条纽带的作用，我们吁请级友和亲属们：请把你们自己以及你们所知道的其他级友最近的动态，以文字发送或电话告诉“编辑小组”任何成员，以便及时编入“119 期萍踪简讯”。即使你没有什么新的动态变化，也请用一两句话，向本栏目报一个“平安”，使大家彼此互相了解、放心！并且希望：今后每期萍踪简讯，都有你我的动态！

（2）119 期的主题是“一些趣事”：过去的、后来的、凡是自己经历到的都可以，尤其是南开中学时期的。

最近每期萍踪简讯，都设定一个主题，是让大家集中撰写短文互相参阅，其本身也是很有趣味的事，希望大家喜欢，积极支持。

（3）除此而外，其他有意义的也可以写：我们提倡短文（不再限制字数，以免束缚手脚），内容丰富的稍微长点也可以。

（4）请尽可能的用电脑打字、并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发送。打字格式：标题用黑体二号字、姓名用黑体三号字、正文用宋体四号字每行 30 个字。

（5）手写稿件请邮寄给“编辑小组”成员中的王希莹或郝燦英。她们二人打字比老头子们快。

小组全体成员的电邮、电话、通讯地址：请见本期“好消息”栏。

[\(回目录\)](#)

（四）其他:

（1）44 萍踪年度账目

日期	事由	收入	支出	结存(人民币)
2010.10.19	北京郝秀珍汇入	20529.20		20529.20
2010.12.08	付祁延爽 115 期简讯及马丽平专辑款		1881.40	18647.80
2010.12.11	收到朱正汇入马丽平专辑款	1590.00		20237.80
2010.02.20	收到吉林王继少寄入旅游余款	844.00		21081.80
2010.05.04	汇南京祁延爽 116 期款		1198.10	
2010.05.04	汇南京祁延爽 116 汇费		0.50	19883.20
2010.10.12	汇南京祁延爽 117 期款		1825.60	
2010.10.12	汇南京祁延爽 116 汇费		0.50	18057.10

制表人：周月华 2010.12.7.

[\(回目录\)](#)

(2) 通讯地址变更

王铁生：邮编：(311100)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星河路绿城蓝庭淘 1-707 电话：《0571》85133434

蒋维敏：邮编：(530023) 地址：南宁青山区民主路 17 号机械大厦 12 楼 A1 电话：13978748819

[\(回目录\)](#)

(3) 好消息

(1) 沈阳吴锦瑛级友的女儿王希莹，看了萍踪 117 期简讯，

通过她妈妈告诉我们，希莹自愿报名参加：“44 萍踪志愿者编辑小组”。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王希莹通讯地址：《110023》沈阳铁西区奖工南街 33-1 号 223 室。 电话：(024) 25400404。

网址：wxiying@163.com

(2)鞍山徐国棣级友的女儿郑荣英，主动报名参加：“44 萍踪志愿者编辑小组”。我们同样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欢呼“44 萍踪”后继有人了！

郑荣英通讯地址：《114008》辽宁鞍山铁东解放东路 38 栋 68 号 10#楼东二单元 1802 号。电话：
(0412) 2935300.

网址：775048755@qq.com

为了便利级友发送、邮寄稿件以及电话联络，下面把编辑小组其他成员的通讯地址，再公布一次：

丘第荣通讯地址：《530022》 南宁七星路 135 号农垦大院 4 栋 2 单元 402 室（必须挂号）。电话：
(0711) 2807986 手机：13317800660

网址：dr_qiu@hotmail.com

祁延爽通讯地址：《210016》南京御道街 30 号 9 栋 201 室。 电话：（025）84893277

网址：yanshuangqi@163.com

朱 正通讯地址：《100830》北京阜成路 8 号 29 单元 5 号。

电话：（010）68371403） 手机：13162793391

网址：zhzhu_1@163.com

徐绍原通讯地址：《116038》大连甘井子区泡崖欣乐东街 10-2-2 号。电话：（0411）86495703

网址：shaoyuan8@hotmail.com 或者 ssyyxu8@yahoo.com

李汉浩通讯地址：《510230》广州海珠区东晓路东晓大厦 2001 室。 电话（020）34287505 手机：
13533185900

网址：hanhao1925@163.com

[\(回目录\)](#)

（五）编后的话：

感谢广大级友和级友亲属热心鼓励支持我们，使得几乎中断的 118 期萍踪简讯，终于如期出版了！

本期内容，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本期主题，一是级友与级友亲属的动态。前者原先的主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的逃难史”，但是收到的稿件说明：日寇侵略中国，不仅仅是八年抗战时期。所以现在调整为：“日寇侵华期间我的逃难和经历”，因为不仅是逃难，还有所见所闻、感受、回忆、梦…。在日寇铁蹄践踏下，逃难的人们受尽煎熬，有的坐四面透风的货车、篷车、敞车、有的乘大统舱，有的乘拉纤的木船。尤其是通过“封锁线”的艰辛，令人心碎；还有在逃难期间失去父、母、兄、弟、姐、妹者；喻娴乐的文章，报道了日机轰炸天津南开的全过程，都是日寇的罪孽！本期级友动态的内容比较广泛，有自己直接报道的、有联络组集中报道的、有级友走访后报道的、有通过电话、视频、写信“报平安”的。尽管本期有关动态的报道较多，但仍然有很多级友和亲属，长期没有信息。因此希望今后每半年至少每一年，能够有更多级友和级友亲属动态的信息报道。除了自己主动报道外，北京联络组集中报道的办法，值得借鉴。希望凡是有三个以上级友的城市，都能出现一位郝秀真式的热心级友或亲属，每半年报道一次各该城市级友和亲属的动态，使动态报道更加全面，则幸甚幸甚！

这半年又走了 4 位亲爱的级友，我们表示沉痛的哀悼。逝者已矣，咱们活着的人，多多密切联系吧！

[\(回目录\)](#)

[\[Close\]](#)